# 理學逢源

# 理學逢源卷之九

婺源汪　紱原名烜　燦人集

族姪　嗣佳賡

門人余元遴秀

後學董昌璵厚

外篇

王道類制禮　作樂

制禮

禮原於天而制於聖人所以順天地之序明萬物之分而爲仁義之權衡道德之繩墨者也荀子曰聖人緣人情而制禮因人性而作儀斯言其近是乎夫制禮不本於性情而安所本然所以閑性情之流而納之使一於性情之正

非第因性情之故而文之以事觀美故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若直情而徑行則豈禮道之謂哉惟禮以閑人之性情而非徒因人之性情故先王制禮之嚴而今人疑以爲拘先王儀節之密而今人憚以爲煩淺焉逐文之末而人心之僞日資高焉遊方之外而淸談之禍以熾百姓日用不知而禮道鮮矣昔在唐虞天子巡守而脩五禮伯夷寅淸以典三禮下及三王代有損益今無可徵然忠質之槪大約可知雖事與時竝名與功偕不必盡相沿襲顧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則禮敎之隆非於周而奚屬周衰禮廢列國兵爭降迄暴秦專尚法律漢得天下於馬上

亦憂諸將之驕悍會兩生之不合綿蕝卒定於叔孫後此古禮雖以漸出而屬架高閣終莫之行儒者師授相承亦止徒滋口說漢固苟治自安無復以禮化民之意也魏史勤襲荀卿曹褒雜於讖緯胥何當哉晉荀勗裁定國典齊王儉制定新禮梁沈約裁定大典隋牛宏著述五禮時丁南北搶攘而諸君留心如是斯亦可謂勤而典章粗定矣唐房元齡著貞觀禮長孫氏有顯慶禮王中立有開元禮韋公肅禮閣新儀王彥威曲臺新禮彼此迭有損益其中不無可觀顧唐室大綱不正倫紀乖違則禮之所以為禮者已亡而儀文又何問焉宋聶崇義上禮圖陳祥道作禮

書盧多遜撰開寶通禮歐陽脩纂太常因革禮而王皡則有新編賈昌朝則有新禮王洙有禮器尹師魯有禮象皆互相去取彼此依違是雖曰禮貴從宜而損益之間去古日遠先王禮意亦多失矣抑自漢唐以迄於宋朝廷大要粗有典章而士庶苟循漫無矩矱惟時司馬河內有書儀之作二程夫子明冠昏喪祭之重我朱子因之以著家禮傳及後世士夫猶稍知先王禮教為不可踰而存什一於千百獨是禮教之重非須自上而定於儒生所謂禮失而求諸野抑亦深可慨夫爰及有明損益唐宋如大明集禮巍乎一代典章而他如皇明禮志洪武禮法禮制集要大常

集禮等書舉宏綱脩節目幾云盛乎而瓊山雙江諸儒又皆祖述家禮以身先之是以終明之世典禮敦庸雖失道如熹宗宦豎猶畏其篤於倫紀編氓之賤易世猶挹流風斯亦三代而下所稱繼美也獨是父在而喪母三年非家無二尊之義生母而同於嫡母有偶尊匹嫡之嫌籩豆可無庸烏知明水之意天地可合祭昧乎陰陽之分然則後有作者成周其安可及歟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而禮之盡善者莫如成周周禮極規模之大儀禮盡節目之詳是蓋上自天子下逮士民自動作之微以及綱常之大莫不各有準繩規矩之可循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是以筋

骸有所束縛心術有所範圍天地於以太和而姦慝不作自夫冠禮廢而天下不知有成人之道昏禮壞而天下不知有夫婦之重喪禮失而慎終之道偷九族之恩薄祭禮疏而追遠之誠弛神姦之害興鄉禮廢而酒流生禍鮮少長遜讓之觀射禮廢而爭風日起無比禮比樂之士相見之禮廢而天下失交際之文樂教亡而天下無中和之養然則不復古禮不興古樂而謂能有以平均天下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愚不之信也然則古禮其果可以盡行於今歟曰不必然也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使孔子而繼周其所損益可見矣夫天秩天敘

萬世所同而文章制度則因時制宜況成周之禮僅惟是高堂一十七篇逸禮出於孔壁迄後至唐而亡是古禮所存惜千百之什一欲盡率周禮而從之亦烏在其從之也哉獨是漢唐而下已不足言而欲監成憲爲折衷則終無能出成周之範圍說者每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矣而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先王之禮而安在其有不可行者哉若夫聖王有作惇典庸禮而大明乎天地之序以定萬物之分舉天下古今而整飭之以與斯民踐履則何必一一周禮之從然此亦只在文章制度器數名物之宜而大體究無可易斯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

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而非窮神知化以與天地合德者其孰能與於斯

易履卦大象傳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先王制禮則因其自然之道而節文之耳

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禮者民心所同然合於民心所同然則使民而非强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禮以實不以文有文無實不足以言禮也

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寡民過必以三重而有三重必期於有德乘時得位之

君子惟君子德脩道凝天人默契是以身度聲律而制作皆非具文故能合幽明通古今無不吻合無間三重行而民過以寡也此制作本原之地也

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舜命伯夷典三禮卽此之謂也）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天無可報稱焉精意以享而已）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實牲於柴而燔之）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卽文昌星名）飌師（箕宿）雨師（畢宿○槱燎亦積柴而燔之也按此則諸侯祀其分星亦槱燎可知○凡祀天神皆用火燔取其陽氣上達也）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殺牲而以血灑之也埋祀亦然）以貍沈祭山林川澤（祭山埋之祭川沈之）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疈牲而磔之四方百物小祀也凡祀地示則用血腥取其陰氣下達

也以肆獻祼享先王肆四通王后各四獻而先之以灌鬯此郎間祭五年之大禘司尊彝又謂之追享是也以饋食享先王此郎間祭三年之大祫司尊彝又謂之朝享是也謂之大饋食者蓋禘以追遠主於敬備祼獻而已祫以合食主於養又毀廟之主具在故簡祼獻而重饋食也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此四時祭名見於小雅天保王制謂春礿夏禘祭義又謂春禘秋嘗混大祭爲時祭之名而漢儒推之以爲夏殷祭名皆非也○享先王皆曰享以事人之道也○以上十二條皆吉禮之目然主言天子之禮諸侯以下迭有減殺可類推也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始死曰死既葬曰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五條皆凶禮之目上下有通行者也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此四者皆諸侯見於天子之禮而諸侯亦世相朝也時見曰會王有征討之事徵召

諸侯爲壇於國外會諸侯而命事爲以其無常時故謂之時見也

殷見曰同

周制六年五服一朝王不巡狩而六服又盡朝王爲壇而命事焉故謂之同十二年則王巡狩

時聘曰問

諸侯不朝之歲不時使其臣聘於天子也

殷頫曰覜

諸侯使卿以盛禮眾聘也諸侯之邦交亦殷相聘○以上八條皆賓禮之目惟天子諸侯行之然邦君有朝聘則大夫士亦與有事爲也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

均田賦夫家之數

大田之禮簡眾也

四時之田以簡閱之

大役之禮任眾也

營城邑任民力

大封之禮合眾也

封國邑而合聚其民○五條皆軍禮也軍旅之事而必以禮行之無往而非軌物也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即文王世子所謂族食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大射鄉射燕射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饗訓恭儉燕視慈惠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社稷之胙曰脤宗廟之胙曰膰

以

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六條皆嘉禮飲食冠昏民庶所同而士庶於其朋亦有酬饗於同姓異姓亦有饋所慶賀也

此五禮禮之大綱而五品之倫則相為經緯於其間也

禮記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

此冬至南郊圓丘之大郊也迎長日之至故曰主日觀下章社主陰氣祟主北牖云云其義可知祭義乃云主月配以月其說非也兆於南郊掃地而祭器用陶匏牲用犢帝被袞冕璪十有二旒旂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乘大路席藁秸南郊之禮也周人配以后稷公羊傳所謂介紹之義記所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者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是也大報本反始之禮惟此為盛故凡言郊者多指

此言也

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

此寅月之郊疑於東郊左傳獻子所謂啓蟄而郊周人啓蟄在寅月雨水在卯月郊而後耕是也魯有郊禮即此郊也春秋記魯郊九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皆書正月牛傷此先郊三月而卜牛也其餘多以四月四月夏正二月也四月巳後時五月則更後時故譏之也

仲春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

此禖無子之祭亦郊也於東郊配以伏羲后率九嬪御此郊以太牢不用犢也

仲夏大雩帝用盛樂

大雩亦郊也於南郊配以神農夏正之夏也冬雩書不時也曾有大雩僭也春秋書大雩二十二皆以秋月

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此亦祭天也祀於屋下配以文王牲用大牢備成物也以人道宗事之故曰上帝祀以季秋物之成也朱子曰宗祀以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祀於明堂○按明堂自是南郊明堂異草廬以為文王之廟非也又嚴父配天孝經以周公言耳其實周之宗祀配以文王不易謂世世以父配祀者亦非也

月令季冬祈來年於天宗

此季冬祈年蓋亦於郊疑北郊以顓頊配以上皆祀天之常典

萬充宗曰王者祭天凡四曰王郊也孟春祈穀也夏大雩秋大饗也四者中惟郊天大報天而主日禮為允盛

炬按萬氏所謂大饗指宗祀言愚意大饗自是祫祭也又詳高禖祈來年是亦祀天則每歲凡六

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　虞書肆類于上帝　又巡守方岳柴

王者有舉動則必祀於天既至其所則又燔柴以告天事天如事父也柴以祀天所謂因名山升中於天也後世因以有封禪之說附會之誣也又或謂柴即望祀山川抑知祀天以柴取陽上達望祀山川則血祭義不可混也又或謂一歲而數祭天爲瀆抑知無事而干之則瀆若有因而祭無非事者則正所謂事天如事親安得爲瀆也此因事而祀禮同於郊故曰類○又月令春帝太皞夏帝炎帝中央帝黄帝秋帝少皞冬帝顓頊此即所謂方明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祭五帝亦畧如郊天之禮

蓋天子迎四時於四郊則祭其德所王之帝歟書帝蓋附於夏祀之

以上皆禋祀昊天上帝之禮

禮記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此蓋夏至北郊方圻之大社也夏至一陰生故日主陰氣天子南嚮於北墉下社有垣墉而不屋以木為社主惟古國之社則屋之不使受天陽所謂亳社北牖使陰明也後世民社有屋失之矣更立像焉謬之甚也

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大社蓋以祭天下之地示所謂方折卽泰折也而王社以祭畿內之土穀所謂右社稷者也按張子謂大社在北郊以祭天下之地示王社在庫門之內以祭畿內之地示此說與古註及崔氏異萬氏申張子之說曰子月祀天圓丘卽泰壇也午月祭地方丘卽泰折也泰折卽王爲羣姓所立大社也王自立社曰王社良耜詩所謂秋報社稷者於此行焉而以句龍配也蓋大社王社均名爲社而大小不同也○又按周禮無北郊之文而方折之名見於大司樂胡五峯謂無北郊止社卽以祭地朱子然之蓋凡祭天通謂之郊凡祭地通謂之社則方折亦社也凡以社對郊言者卽方折也郊天不一而南郊爲盛社地不一而大社爲盛但不知冕服當何如此無可考其牲則當是大牢召誥社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可見其位則當在國門之北祭用夏至主陰氣也諸侯國社祭其國之地示侯社祭郊內之土穀也惟天子得祭天而諸侯以下皆得置社尊天親地尊父親母也惟天子有大

社猶嫡母也諸侯以下各祭其國鄉邑里支子皆得私祭其生母而不敢祭禰及嫡母也

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　周禮春祭社秋祭方以社以方詩亦曰

命民社民祭所置里社也社日郊特牲用甲召誥社新邑用戊未知何者可據今則用戊日以春祈合祭於社同生也秋報分祭其方辨物報土故也也方亦社也

王制天子諸侯將出皆宜乎社　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

此因事而祭於庫門內之社也

以上社稷之禮

## 郊社總論

按兆於南郊就陽位祭地於社主陰氣則周禮雖不言北郊而陰陽之分甚明矣故朱子曰天地定是不合祭然自秦而後大禮代有異同秦人分祀天地然不於南北郊而於山下澤中漢則分祀於甘泉汾陰元始以後迄西晉則天地合祭東晉及唐乃復分祀然有南北郊又有圓丘方澤不已謬乎天實以後及宋則又合祀元豐以後乃復分祀明大祖又復合祀世宗以後乃復分祀不改夫王者父天母地周也然人以形交而陰陽合撰故考姚有同几天地以氣通而尊卑懸孫故南北有定分劉向新莽之說豈可以亂聖人之經于又周之郊祀以稷宗祀以文王漢之郊祀以商祖宗祀以光武正也然漢以呂后配地則已褻而不倫甚矣唐以父子同配天宋以四祖迭配天此皆褻天而誣祖也負郊禹宋郊契禮運為是祭法夏郊隸商郊寘是皆不然書尊祖配天亦必其祖有可配又之德南豈可以私意為哉六宗山川各有秩祀乃祭義云郊之祭主日配以月後世又重以五帝合以六宗至光武光於南郊而秦壇至于有餘神是何以伸其享天之誠敬歟凡

此皆後世失禮之甚者也不可不辨

祭法王宮祭日也春分朝日於東方也夜明祭月也秋分夕月於西方也幽宗祭星也周禮命黨有事於幽宗帥女巫而舞皇舞是也雩宗祭水旱也祀風師雨師也

王宮夜明幽宗皆實柴之祀也雩宗槱燎之祀也宗字皆如字讀

月令春其神句芒夏其神祝融中央其神后土秋其神蓐收冬其神元冥按左傳家語則句芒重也祝融黎也后土句龍也蓐收該也元冥脩及熙也皆五行之官帝者之佐也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按五者皆先設主於其所踐牲以血祭然後迎尸而祭於奧蔡伯喈曰祀戶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祀竈在廟門外之東先席於門奧西東設主於竈陘祀中霤設主於牖下祀門北面設主於門左樞祀行在廟門外之西軷壤厚二尺廣

五尺輪四尺枕
面設主於軷上

此所謂五祀也然重黎五者其神貴矣而尸竈五者其職甚卑似非可配合也又王制大夫祭五祀而祭法有七祀五祀三祀一祀之說且尸竈通於庶人則重黎已侏卑矣大約祭法有不足據者而五祀之神大夫以上得以重黎配大夫以下或祀之不得以重黎配猶大夫以下有置社有稷亦未必褻以句龍后稷配也其用血祭則一也

王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按嶽瀆之祭不親至其地則望其方而以血祭之親至

其地則祭山埋之祭川沈之事神各以其道也嶽瀆山川不當有廟其嶽其瀆卽其神也而後世皆爲立廟設像是以事人鬼之道事地示失之甚矣又且天下郡邑皆立東嶽之廟而加以大帝之稱誣以浮屠之說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泰壇祭寒暑也四坎壇祭四方也相近當作祖迎

周禮中春晝龡豳詩擊土鼓送寒于坎迎暑于壇中秋夜龡豳詩擊土鼓送暑于壇迎寒于坎

祭時寒暑而用埋沈此未知可據否大抵四時寒暑之氣皆自下而達上故從地祇之列未可知也○方祭卽周禮秋祀方也亦社也

禮記曰天子大蜡八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按八蜡以報穡為主故曰主先嗇而祭司嗇司嗇即先民之司嗇者分先嗇司嗇為二非也猫虎二物而一之非也昆蟲害稼而祭之亦非也八蜡之目當以司嗇一百種二農三郵表畷四猫五虎六坊七水庸八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蜡祭皮弁素服息民之祭黃衣黃冠此二祭也息民即臘也混之者非也但秦人行於孟冬耳　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此即息民之祭

按左傳曰虞不臘矣是周人自有臘祭非至秦而改蜡為臘也臘祭先祖五祀蜡索百物其為二祭自明

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禳以畢春氣禳溫氣也天子諸侯行之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儺發暑也惟天子行之　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

出土牛以送寒氣發積陰氣也下及士庶

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敺疫

四方八蜡三難所謂四方百物也方祭臨牲蜡難享牲

以上神示祭禮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

宗廟之數王制爲是祭法二祧壇墠之說不足據也昭穆之說漢韋元成謂始封爲太祖廟一昭一穆爲二宗廟二昭二穆爲四親廟此與祭法二祧之說相似蓋以周

人之文武世室合足七廟之數然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伊尹已言之在湯前無可宗者則天子似亦只五廟其後殷有三宗則又疑於八廟若三宗只在七廟之內則天子又只祀三親廟故劉歆則以為世室不遷不在三昭三穆之數而朱子是之也朱子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東二昭二穆以次而西是也萁太祖始封之君居之昭之東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東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西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西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牆宇四周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西廟西廟遷於東廟東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大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中主皆東向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羣昭皆北牖下南向羣穆皆南牖下北向也又曰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者祔則穆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但以左右為昭穆不以昭穆為尊卑又曰天子廟制劉歆之說周自武王克商創增五廟為七廟以祀高圉亞圉至懿王而始立文世室至孝王而始立武世室凡王季以上之祧藏於后稷之廟而文武以下之祧穆則藏文世

室昭則藏武世室又曰廟之數以兩而降天子之廟山
節漆稅複廟重膺諸侯不得為也諸侯黜陞婺韓大夫
不得為也大夫衾楹新桷士又不得為侯也門室寢室之
制則上下如一蓋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生異宮而死不
得異廟則有不得盡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心者矣〇
黃際飛曰天子之大廟路門應門雖門庫門皇門剎應
如今宮闕　大清門　天安門　午門　端門　太和
門也此朝廷宮闕之制武周推之以尊其祖也〇或問
毀廟者何也朱子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膺可也改
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徵而去
之也〇又問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
上者何也朱子曰由漢明帝始也明帝不知禮義之正
而務為抑損之私後世循之遂不能華而先王宗廟之
禮褒矣〇姮按龔失古制而諸帝之廟不在一處不序
昭穆手明帝而更為同堂異室之制唐宋皆仍其制薄
祖之甚也又不數之廟必其有大功德在於人心乃可
稱宗子孫豈得而私之唐以後乃世世稱宗甚無謂矣
胡康侯謂不當使子孫得以遲擇其先祖亦謬見也〇
問兄弟繼世未免有紊世次否則弟處孫廟遷祗之際
不能不亂是當何如曰殷人多兄終弟及而其禮不可

考周則繼世爲常兄弟相及者惟懿孝悼敬耳以理度之則先立者處昭穆之正廟繼立者另立廟於其昭穆之旁及當祧時則并祧之雖多立一廟實止六世差則可行也曰宗廟在中門之左其地有限而廟制又外爲都宮內各有門堂寢室其制甚大乃更欲立廟於昭穆之旁不已難乎考工記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毎室二筵是則東西得二十步南北得十六步寢廟之制同此雖盍以寢門不甚大矣天子都城方十二里分爲九區毎區方四里以前朝方四里之區爲方一里者十六中爲外朝左宗廟右社稷約三分之而爲宗廟之地可方一里者五里方三百步雖多立數廟不患其無地可咨也○問以外藩入繼大統者當何如曰大統重私親輕其於私親不妨另立廟祀不與七廟之數其祀之以天子之禮其稱號仍其本爵此公私交盡也以姪繼嗣者漢哀宋英有爲後之大義當降其本生則哀之於定陶英之於濮只當比於諸史不得稱皇考皇妣以弟承兄者明之世宗有昭穆定序而承統又非孝宗命則肅之於興獻可稱考妣而亦不得稱皇稱宗也○問后夫人祔廟有一廟而先後數后或嫡無子而庶子承後其於先毋繼毋生母當何如曰一廟一配一帝二

后非禮也庶子爲後節爲嫡後生母安得入廟問人別祀姜嫄閟宮築恭讓之宮於外皆恩義之權衡也

祭統曰夫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親疏長幼之序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

此因宗廟之次以定子孫之次也陳介眉曰廟之昭穆左右爲序子孫之昭穆前後爲班王守溪謂大祖而下有列北牖而南面者昭子姓之位亦因以南向云云不知祭在室中太祖之主東向九獻之禮王與后各四諸侯爲賓者一而衆兄弟不與焉九獻之後加爵者長賓兄弟而衆兄弟子姓不與焉君子姓兄弟主黨則位在堂下阼階之東皆西面而立周禮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又在兩階之間迭相酬酢故凡在室行禮時子姓之昭穆不與焉何得如守溪所云因之以爲南爲北乎

以上宗廟昭穆之考

禮緯王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言王者之禘也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小雅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祫禘間祭也祠禴嘗烝時祭也禘以孟夏祫以孟冬以其間於四時故曰間祭禘非飲食之道主於行禮而已故曰四獻祼祫合毀廟之主而會食焉故曰饋食禘則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故曰追享祫則奉毀廟羣廟之主以朝於太廟故曰朝享名義可考也不王不禘諸侯不敢祖天子也大夫士亦得有祫士雖二廟亦得及高祖服未殫也諸侯及太祖合毀廟也四時之祭亦

祫不及毀廟或曰春禴蓋物薄而禮殺也（朱子曰王制禴祫禘祫嘗祫烝之說最沒理會不知漢儒何處得此說來禮家之說大抵自相矛盾如禘之義只趙伯循之說為是○問諸侯礿則不禘一段註謂是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曰春秋朝會無節若從征伐或經歲方歸豈止廢一時祭而已哉不然則或有冑子或大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此時祭之節也禘而及毀廟之主則追遠之誠不專祫而及太祖之所自出則合食之恩難展此禘祫之分也（按三代以前不可考而商之祖契周之祖稷則皆高辛氏之支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高辛之祀陶唐主之契稷肇封別為祖故商周祖稷契而不及高辛及後為天子則既為天下大宗故得奉其祖以紹於大宗之統然契稷之為祖已舊則又不得更祖帝嚳故五年而一追享之而以太祖配焉愼之至也乃禮家言人人殊而周禮所出春祠夏禴之名寡見於經惟中庸以禘嘗）

連文春秋書禘皆夏月又或在羣公之廟故遂億禘爲夏祭之名註疏不察附會其文又推之以爲夏殷祭名皆誤而無據者也而近儒猶有附會王制之說以擊周禮幷擊朱子補註者不亦惑之甚乎

以上享人鬼天子祭禮今無可考大夫士祭禮畧見於儀禮中茲具畧述左方

少牢饋食禮纂畧纂其大畧不能備述其文

先擇丁己日或丁或己前期十日筮之于廟占從則官戒命滌具物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筮尸吉宿尸戒百官爲期于廟門外祭日主人朝服元冠緇衣素裳素韠視殺視濯陳鼎于門外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各升右胖實于鼎雍人擇膚實于鼎司士又升魚鼎魚十五而鼎腊鼎腊一純而鼎主人迎鼎入匕載于俎設于筵前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陰厭也

祝出迎尸入主人拜妥尸然後正祭尸十一飯告飽主人酳尸尸酳主人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拜受嘏乃獻祝及二佐食是為初獻主婦獻尸尸酳之主婦獻祝及佐食是為再獻賓長獻尸尸酳之又獻祝是為三獻三獻畢祝告利成尸出廟以俟佐食賓長四人餕上餕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以上正祭畢乃儐尸于堂徹室內之饌設尸俎乃選異姓之賓為侑以輔尸主人出迎尸及侑升堂拜至鼎俎入主人授尸几酌

獻尸及侑主婦亞獻且致爵于主人詳士禮尸乃醋主人上賓三獻尸尸奠以待主人酬尸尸亦奠末舉乃羞內羞庶羞主人獻賓與眾賓于西階上酌自醋洗觶酬賓賓奠觶未舉主人獻兄弟于阼階上獻內賓于房中獻私人于阼階上尸舉三獻之爵上賓獻侑及主人受尸醋畢三獻二人舉觶于尸侑乃行旅酬尸酢主人自上及下以徧兄弟之少者舉觶于其長長奠之未舉賓長獻尸為加爵次賓長又舉爵于尸更旅酬皆徧于是堂下長賓以主人所酬觶酬兄弟兄弟以少者觶酬賓爵無算尸侑出主人拜送禮畢

○此侯國上大夫之禮也下大夫不儐尸則正祭三獻畢乃羞內羞庶羞主人獻眾賓兄弟及私人次賓長加爵

堂下賓與兄弟旅酬行無算爵佐食徹尸祝告利成尸出卫人襄改饌西北隅爲陽厭此下大夫正祭之禮也

特牲饋食禮纂畧　不諏日筮日前期三日筮尸遂宿尸宿賓厥明夕陳設即位廟門外主人揖入兄弟賓衆賓從即位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潔請期日羮飪告事畢此與少牢篇互有詳畧可參考祭日夙興主人元端視殺主婦視饎爨纚笄宵衣立于房宗人告有司具設饌于室內祝饗是爲陰厭祝出迎尸主人拜妥尸尸九飯三飯爲節凡三則九告飽主人酳尸尸醋主人主人進聽嘏佐食摶黍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拜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掛于季

指卒角拜又獻祝及佐食初獻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之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獻祝佐食亞獻賓長獻尸尸奠之以待致爵于是主婦入室致爵于主人授爵酌酢主人入房致爵于主婦更爵酌酢賓乃請尸舉爵尸酢賓賓獻祝及佐食致爵主人主婦三獻三獻畢主人獻賓及衆賓于西階上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酬賓卒觶洗酌奠觶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舉觶于長兄弟賓取觶阼階前酬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長兄弟拜受觶賓答拜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受旅如初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長兄弟酬賓如賓酬

兄弟之儀以徧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舉觶于其長卒觶洗各酌于其尊皆奠觶長皆執以興奠觶于其所爵皆無算其間眾賓長入室請尸作止爵以終加爵之事房中婦人亦旅酬無算爵如男子之儀佐食洗散獻尸及祝祝告利成尸出嗣子及長兄弟二人餕卒餕徹俎改饌尸俎于西北隅是為陽厭○大夫士禮如此則以上之禮殆可類推如天子九獻天子祼后亞祼為初獻亞獻王出迎牲后薦朝事之籩豆王殺牲以醴齊獻后酌醍齊獻此薦腥三獻四獻也乃解牲烹之后薦饋食之籩豆王獻盎齊后獻醍齊此饋食五獻六獻也饋食于室中羞加籩王獻醴齊后獻盎齊此酳尸七獻八獻也賓長獻醍齊此九獻也于是王后致爵及獻賓舉觶旅酬無算爵嗣子舉奠告利成尸出餕徹天子之禮大畧如此諸侯七獻子男五獻無朝踐之事也

家禮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主而遞遷之

此因後世公侯而下無宗廟故酌爲祠堂也唐大臣皆立廟京師宋仁宗詔太子少傅以上皆立家廟而有司不爲定制時惟文潞公立一廟其後此典遂廢

立祠堂必當聯以宗法不然終渙而無統主祭須用宗子宗婦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今按鄉邑中有聚族而居者則始居之祖亦別子爲祖例也士庶事及高祖已似過分然既有祠堂合族則始居之祖似亦不可忘或者一族

之大宗世奉始居之祖於祠堂似亦稱情事其餘分為小宗則各宗奉祀不得越高祖以上也

時祭用仲月前旬卜日前期三日齋戒前一日設位陳器省牲滌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奉主就位參神降神廣州本參神在降神之後按古禮天子諸侯有裸尸之禮少牢特家則無裸家禮之降神灌酒於沙擬裸禮也方迎尸入則拜妥尸是降神固當在參神之後矣但裸禮在朱子溫公自可行在士庶似未可用又縮酌用茅本是以茅藉而滌酒以去其糟非用以酹酒也朱子家禮本書儀書未及考訂為人竊去故此等處皆未及改今不用可也今人於祭禮殊多滅裂而獨於此從之何哉進饌初獻主人卽宗子亞獻主婦卽宗婦終獻賓長無賓則長男或子弟之長侑食闔門祝噫歆三楊氏復曰士虞禮無尸者祝闔門如食間祝聲三啓戶今祭無尸故須設此儀烜按時祭而雜虞祭之儀終覺未安亦不如去之○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既與人為類骨

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以齊潔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朱子曰古人祭墓卽以墓人為尸又曰古人交神明之道無些子不相接處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烜按今人不用尸是缺禮人猶或謂用尸是古人愚處異哉

啓門受胙辭神納主徹餕凡祭主於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

家禮酌古今之宜是今日所可行者外此又有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三條朱子嘗言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今皆不敢祭故此不錄又有忌日之祭用素服不受胙墓祭禮儀畧同

右吉禮

儀禮士喪禮死於適室（婦人亦有適室內寢也）喪大記病內外皆埽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體一人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此愼終別男女之大節不知者以爲迂謬哉）始死遷尸於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　家禮戒內外加新衣廢牀寢地（始死寢地既復乃復尸於牀舉哀）

右始死

士喪禮始死一人升屋而復　禮運升屋而號曰皋某甫復（升屋北向而呼）　雜記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大夫而下各以其服可知）　家禮升屋（自東榮）復（屋脊北面呼三）捲

衣降自屋後下以其衣覆尸上

右復

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　家禮易服不食哭擗踊

右易服

喪大記喪有無後無無主　奔喪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爲子父母則嫡長主喪也　家禮立喪主主婦護喪司書司貨乃治棺訃告於親戚僚友　檀弓父兄命赴者大夫以上父兄命訃士喪則主人自命訃

右立後護喪命訃

家禮執事者設幃及牀遷屍掘坎陳襲衣沐浴飯含之具

乃沐浴襲徙尸牀置堂中間乃設奠於尸東當肩哭男於尸東婦於尸西

乃飯含主人左袒含侍者卒襲覆以衾喪大記君錦冒黼殺

大夫士玄冒黻殺喪禮陳襲事於房中西領南上不綪○冒以韜尸自上而下殺以韜尸自下而上

右帷含襲

士喪禮設重于庭取銘置于重　檀弓重主道也重以木為之長三尺王虞而埋之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識之　家禮置靈座設魂帛以代重不作佛事執事親厚者至是入哭可也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凡為喪事無不供佛飯僧能使死者上升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銼燒舂磨受諸苦楚殊不知人死則氣歸復於天形骸朽爛雖有銼燒舂磨且無所施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

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悞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靑田劉氏曰世俗謂人毋生子之時血厭三光死則有血盆之刑吾不知司是獄者爲誰而獨非毋所生乎舍己毋而刑人之毋是不公也刑己之毋乎是不孝也不公不孝二者皆無以服人又謂必懺佛乃能免於罪夫佛而君子也必不受非義之賄佛而小人也己且爲天理所不容又安能免人於罪耶噫何俗之愚也

以上當日之事

家禮厥明執事者陳小斂衣衾於堂東北上○喪大記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小斂布絞縮一橫三君錦衾大夫縞士緇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祭服不倒袍表不禪衣裳曰稱非列采不入芐絺綌不入設奠於阼階東南具免括髮麻布髽麻環絰雜記小斂環絰上下一也設小斂牀布絞紟牀在西階之西舉牀而斂於尸南遷襲奠小斂喪大記凡斂者袒遷尸者襲斂衣皆左衽結絞不紐主人即位於戶

內主婦東面乃斂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按士喪禮小斂於戶內家禮以人家寢室之制不備故小斂於堂

憑哭擗踊 大記主人憑之踊主婦亦憑之踊

袒括髮 父喪以麻齊衰以下用布婦入以麻撮髻竹木簪喪大記男子袒括髮於堂東婦人髽麻於房中家禮袒髽於別室

還尸牀於堂中 此即侇堂也士喪禮斂於戶內卒斂乃侇於堂家禮小斂在堂卒斂還尸牀於堂中

徹帷謝賓 此士禮也君則俟賓出乃徹帷

哭踊襲衣具經帶 成踊

復位乃奠 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

代哭

右小斂

家禮厥明 此士禮三日而殯也

執事者陳大斂衣衾於東壁下○喪大記大斂布絞衾縮三橫五布衾二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衾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衾五幅無紞

設奠舉棺入置於堂中

少西乃大斂士喪禮大斂於阼然後入棺家禮省之○大記鋪絞衾衣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主人馮之主婦馮之○降堂下衛拜斂賓畧同小斂

士喪禮主人奉尸斂於棺踊如初乃蓋註曰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肂埋棺之坎也○參君殯用輴攢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至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衽合蓋者

家禮設靈牀於柩東乃設奠主人以下歸次止代哭邱瓊山曰大斂殯二事也然同日行之故朱子合入棺於大斂之下亦省以便今日耳恒按古人所謂殯埋棺於肂而攢之也今人直以入棺謂之殯矣

右大斂及殯

士喪禮三日而成服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實第四日也

家禮厥明殯之明日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朝哭相弔如儀

士喪禮斬衰三升之布裳同苴用有子麻絰喪服傳苴絰大一搹五分去一以爲帶杖苴竹爲杖絞單股

絞之冠繩纓雜記喪冠條武屈繩爲武而卽以武餘爲纓也菅屨今用草鞋疏齊裳齊齊衰之裳緝之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爲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屨粗布鞋三年者此加服齊衰四升之布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期用六升之布麻屨○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九升小功之布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之布十五升而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小功之絰同大功之帶緦麻之絰同小功之帶○直絰大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成服則絰之○大功以上散帶○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牡麻絰上本在右○數條皆雜考經傳約之如此

家禮服制

一曰斬衰三年衣正幅長二尺二寸外縫袂亦二尺二寸正幅不削袪一尺二寸適橫入四寸反外當肩領居闊中博四寸帶下尺周要高一尺連衣衽如燕尾兩旁當掖中掩帶下尺及裳際衰長六寸博四寸當心負版一尺八寸當背裳七幅前三後四幅二襞積冠梁廣三寸長跨

頂三髮積布向外畢承武武以直自額至後交前至耳結
之武加冠外武餘垂爲纓絰用苴長一尺八寸徑大一扇
單股自左環首綴纓爲纓腰絰雙股減首絰五之一下散
三尺束當要成服結之絞帶一股校之有癰左環串張插
布束當胷杖大如首絰上圓下方本下長齊心屨用菅草
○參古婦人衰服制如深衣不殊裳無帶下室尺無祖衰如
男子絰帶皆同○正服子爲父女子子在室爲父加服適
孫父卒爲祖若高祖曾祖承重者父爲適子當爲後者
義服婦爲舅夫承重婦從夫服男子爲人後爲所後爲
所後承重祖夫爲人後婦從服妻爲夫妾爲君○補臣爲
君○又按儀禮婦人爲舅只齊衰期期年
之後青綈衣以侯夫冠終喪此似當從古

二曰齊衰三年

裳緝其邊制同斬衰冠同布武經用牡麻大七寸右本布
纓布絞裲杖○正服子爲母士之庶子爲其生母加服適
孫父卒爲祖母若曾祖母高祖母母爲適子當爲後者義
服婦爲姑夫承重婦從服爲繼母爲慈母繼母爲適子妾
爲君之適子○按儀禮婦爲姑止齊衰期年又父在子爲
母亦只齊衰期加禫服焉耳家無二尊也父沒然後爲母
齊衰
三年

三曰齊衰杖期

服同上○正服嫡孫父卒祖在爲祖
母降服罘子爲出母嫁母義服父卒

繼母嫁而己從之者夫為妻子為父後則為出母嫁母無服繼母出則無服○按古禮父在子為母○杖期則禫共十五月

四日齊衰不杖期

服同上○正服為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庶子之子為父之母為祖後則不服為伯叔父為兄弟為眾子男女為兄弟之子為姑姊妹女在室及適人而無夫無子者婦人無夫與子者為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妾為其子加服為適孫若曾元孫當為後者女適人為兄弟之為父後者其降服嫁母出母為其子子雖為父後猶服也妾為其父母也義服繼母嫁母為前夫之子從己者為伯叔母為夫兄弟之子繼父同居父子皆無大功之親者妾為女君妾為君之眾子舅姑為嫡婦○補姊妹既嫁相為服不降

五日齊衰五月

服同上屨用繩○為曾祖父母女適人者不降○按儀禮喪服傳有齊衰三月無齊衰五月此開元所增

六日齊衰三月

服同上○正服為高祖父母女適人者不降義服繼父先同居後不同居或雖同居而繼父有子己有大功已上親者其元不同居者不服○補為所後者之祖父母若子○按儀禮補臣以道去國者為其舊君族人為其族之宗子

七日大功九月

無衰適負版首絰五寸餘要絰四寸餘繩○按

衰適負版惟施之父母旁親可不用○正服為從父兄弟姊妹為眾孫男女義服為眾子婦為兄弟之婦為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子之婦夫為人後者其妻為夫之本生父母

八曰小功五月

布冠左縫首經四寸餘要經三寸餘○正服為從祖祖父為從祖祖姑為兄弟之孫為從祖父從祖姑為從父兄弟之子為從祖兄弟姊妹為外祖父母為舅為甥為從母為同母異父之兄弟義服為從祖祖母為夫兄弟之孫為從祖母為夫從兄弟之子為夫之姑姊妹適人者不降女為兄弟姪之妻已適人不降為娣姒庶子為適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嫡母死則不服母出則為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為庶母慈已者為嫡孫若曾元之當為後者之婦其姑在則不服為兄弟之妻○補為所後者妻之父子若子姑為遠嫡不為後者諸從為嫡孫之婦○按母之兄弟為後者甥不降期則甥為舅當小功者諸舅不為後者母降大功母為之只當緦麻○檀弓叔嫂之無服盡推而遠之也朱子亦嘗以古禮為正惟程子以小功為當紱按古之所謂無服者弔服加麻非用吉也則無服所以別男女之嫌而要不失為親親之義古人終不可易也夫

九曰緦麻三月

首經三寸許要經二寸並用熟麻纓亦如之○正服為族

曾祖父族曾祖姑爲兄弟之曾孫爲族祖父族祖姑爲從父兄弟之孫爲族父族姑爲從祖兄弟之子爲族兄弟姊妹爲曾孫元孫爲外孫爲從舅兄弟姊妹爲內外兄弟姊妹降服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義服爲族曾祖母爲夫兄弟之皆孫爲族祖母爲夫從兄弟之孫爲族母爲夫從祖兄弟之子爲庶孫之婦士夫爲庶母之乳母爲壻爲妻之父母不改爲夫之曾祖高祖爲夫之從祖祖父母爲兄弟孫之婦爲夫兄弟孫之婦爲夫之從祖父母爲夫從父兄弟子之婦爲夫從兄弟之妻爲夫之從父姊妹適人不降爲夫之外祖父母爲夫之從母若舅爲外孫婦女爲姊妹之子婦爲甥婦○補爲同爨爲朋友大夫爲貴妾士爲有子之妾爲改葬

聚服傳有大功殤

服九月此自期降服大功者重於正服大功小功殤服五月自期大功降服小功者重於正服服小功

繐衰既葬除之繐衰布緦而熟疏者此則無服之服也大傳四世而

緦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　家禮凡爲殤服以次

降一等年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應服期者長殤大功中殤七月下

殤小功大功以下以次降等不滿八歲爲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未三月則不哭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爲殤凡男爲人後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女適人者降服未滿而被出則服其本服已除則不復服○凡婦服夫黨當喪而出則除之○凡妾之爲其私親則如衆人

右服制

喪服傳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　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

王制天子崩七日而殯諸侯薨五日而殯大夫士三日而

殯

右殯杖時日

喪服傳居倚廬寢苫枕塊哭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　間傳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旣殯食粥齊衰之喪疏食水飮不食菜果大功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飮酒　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　喪大記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

右飮食居處

家禮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凡重喪未除而遭輕

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

右重遭喪

家禮朝奠脯醢冒之序位哭盡哀食時上食如朝奠夕奠如朝奠哭無時哀至則哭於喪次朔日則于朝奠設饌大夫朔望奠士惟朔奠有新物則薦之如朔奠

右奠

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弔以慰生者傷爲哭死者今人哭死而不知慰生之義矣

家禮凡弔皆素服慰問生者奠用香茶燭酒果奠於死者賻用錢帛助生者具刺通名入哭奠訖此哀死也乃弔而退此慰生也古之弔辭每云

如何不淑　公羊傳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穀梁傳貝玉曰含　喪小記爲父母長子稽顙婦人爲夫及長子稽顙爲喪主則稽顙不爲喪主則不稽顙○主喪與爲後不同爲後者死者之嫡長承後也而死者之父在則後父主長子之喪婦人亦然爲夫爲長子是也稽顙者人弔慰之則稽顙而後拜稽顙只致痛拜以謝賓　檀弓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主三年之喪則稽顙而後拜非三年之喪則拜而後稽顙頎音懇　雜記凡喪服未畢而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曾子問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檀弓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按古有賻賵以助喪未嘗聞有喪之家具酒殽須布帛以酬賓者古人弔喪喪主稽顙拜賓未嘗聞賓答之拜者禮至變也仁至渥也後世忘哀痛而講賓主之歡亦獨何歟

右弔賻

禮記奔喪之禮始聞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袒括髮凡三日而後成服）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自齊衰而下所以異者免麻　家禮始聞親喪哭易服（去華飾）遂行道中哀至則哭望其州縣鄉境哭入門詣柩前再拜變服（即袒括髮等事）就位哭後四日成服　若未得行則為位不奠變服　若既葬則先之墓所哭拜　齊衰以下聞喪為位而哭　若奔喪則至家成服

不奔喪則四日成服

右奔喪

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而葬外姻至

家禮擇地而葬士喪禮將葬家人營兆宅主人至兆筮之乃井椁爲明器乃卜葬日家禮從省告啓期士喪禮前葬二日既夕哭請啓期○啓啓櫕也諸侯下士一廟故葬前二日既夕哭而告啓次日朝廟若上士二廟則葬前三日而請啓期也卜日或筮或用筈開塋域遂祠土神遂開壙壙直下今所謂金井椁刻誌石用二石一刻官稱一刻誌文合之今人作買地契磚俚俗可笑造明器芻靈下帳苞筲罌之屬大轝輇車也翣天子八翣黼二黻二雲四諸侯六翣各二大夫四翣無黼士二翣用雲所以障喪車者也作主用桑待祔而後用栗家禮從省用栗功布以御柩君用羽葆大夫用茅士用大功之布

乃遷柩朝祖既夕禮厥明陳朝祖奠於祖廟則告啓期之次日也家禮從省遂遷柩於廳
事代哭既夕禮設奠復請祖期親賓於是奠賻乃陳器前方相次明器次銘旌次
轝車次柩車柩旁有翣前有功布○周禮方相氏狂夫四
人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家禮有爵者用方相
四目無爵用魌頭魌頭鬼面也既
夕禮乃載柩於車飾柩乃陳明器日晡設祖奠既夕禮祖奠又請葬
期公使人賵親賓皆有
賵奠賻贈家禮在此前厥明遷柩就轝設奠此遣奠也既夕禮昨日已
載柩祝奉重升轝車焚香既夕禮乃奠史讀賵乃行柩行主人以下男女
哭步從尊長次之無服之親次之賓次之古禮於廟門哀次乃行親
賓於郭外路奠既夕禮至於邦門公使人贈途中遇哀則哭未至執
事者先設靈幄於墓道右親賓之次當靈幄前婦人幄靈幄之右方相至
以戈擊壙四隅明器至陳壙前以後爲上轝車至奉重就幄主置重後遂設奠而退

柩至男女各就位哭賓辭歸納明器乃窆主人審視贈元纁築之祠土神於墓左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又曰舍奠於墓左藏明器下誌石又築 乃題主祝奉主升車執事者徹靈行留子弟成墳題主於墓所見於是有神道所謂迎精而返也今有求請貴人點主之禮則易而非戚矣○祠土之禮今人託親賓之有爵者可也 檀弓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司馬溫公曰古者卜兆先謀人事之變耳無常地無常日也今之葬書以禍利誘人曰非此地非此時不吉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有久而不葬其親者且有失棺柩而不知其處者可深歎也恆拔卜宅以安親魄故慮其不夷為路井窖竈耳虞其不至於風壞水浸而已若以父母之魄而覬為子孫福利之媒其心倘可問乎且者葬皆北方北首亦可見今人擇方擇日之妄矣

古合葬

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白虎通合葬所以同夫婦之

道也今以惑於青烏而合葬之禮亦廢○合葬當男右女左

布葬

家禮反哭祝奉主入置靈座主人以下哭於廳事有弔者拜之如初檀弓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按柩由廟往葬反哭當於廟而後於寢家禮從後世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而今人乃惑於邪說則旣葬而吉服以歸又親相賀何悖之甚耶日中而虞檀弓旣葬主人歸視虞牲肅尸蓋前此奠于柩前則不用尸此旣無柩則必立尸以依神也虞祭男用男尸必同姓女用女尸必異姓主人以下皆沐浴執事者陳器具饌乃虞

士虞禮纂略陳饌具于殯宮卽正寢主人及兄弟賓執事者卽位先設饌室中饗神爲陰厭祝迎尸入食九飯主人酳尸尸醋主人主人獻祝佐

食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皆如初祝告利成尸謖出改設饌西北隅為陽厭事畢士三虞雜記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然他經無考始虞用柔日卽葬日也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絜牲剛鬣薌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合於祖非祔祭也適爾皇祖某甫饗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謂卒哭之祭將旦而祔則薦卒哭之祭卒辭曰卒哭之祝辭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皇祖某甫尚饗 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 明日以其班祔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寍用尹祭脯也嘉薦普淖普薦剛鬣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

饗　檀弓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以虞易奠始用尸祭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凶祭三虞皆喪祭卒哭則漸吉矣明日祔於祖矣卒哭之明日也○按三虞卒哭他用剛日謂變凶趨吉故三虞卒哭皆另用剛日也或謂有他故速葬則速虞亦必積祭至三月而後卒哭未是又士有三虞或謂卒哭即三虞亦恐未是　家禮虞畢祝埋重　猶朝夕奠不虞之日則奠　曾子問並有喪則葬先輕奠先重　喪大記既葬主人疏食飲水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　家禮期以下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小功以下可以歸矣

右虞祔

家禮期而小祥前期具陳設陳練服　祭　乃止朝夕哭

前此卒哭之後猶朝夕哭至此乃止

間傳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衣三升則冠六升卒哭而以其冠之布為衣衣四升則冠七升卒哭而以其布為衣也五升六升者亦然可以類推去麻服葛男子以葛絰易要絰婦人以葛絰易首絰葛帶三重葛要絰單絞之又雙絞之又雙絞成繩故曰三重此主男子言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主男子言男子除乎首祥而去首絰不去要絰婦人除乎帶去要絰不去首葛絰也雜記練冠亦條屬右縫父母之喪功衰此既練之後則斬衰更以七升之布為衰服疏衰更以八升之布為衰服布同大功而制仍齊斬故曰功衰加於練衣之外古者三年之喪自成服至大祥中間凡三易衰也家禮亦俱從省耳 檀弓練衣黃裏縓緣葛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此杖期之服有禫者

也

右小祥

家禮再期而大祥設具陳禫服　告遷於廟　祫（合祭五代乃）遷主於廟躋祧祭新主徹靈座（卒哭而祔之後仍奉主几筵於殯宮仍行朝夕奠至是乃奉新主入廟而遷祧也大祥而祫然後祔朱子本橫渠也）斷杖棄之屏處　祭祧（士庶無祧埋之墓側）始飲醴酒食乾肉復寢　大祥之後中月（間月也）而禫（凡共二十七月）卜日陳設厥明行事如大祥之儀　士虞禮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未以某氏配也）　閒傳大祥素縞麻衣（深衣不緣曰麻衣素縞縞冠而素紕也大祥服縞冠朝服以祭既祭則素縞麻衣以居也）禫而纖（黑經白緯之繒）

也禫祭元冠吉服以祭既祭則纖冠素端以居又待逾四時之吉祭而後反吉無所不佩作樂可也　雜記

期之喪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杖期之制

右大祥禫

凶禮惟喪禮為重其餘荒弔禬恤之禮皆無可考而喪禮又惟士禮僅存儀禮煩重今世有難行者朱子酌為家禮畀以誘人哀世之志也好古而有力者當由是而取法儀禮是則朱子之志矣如其無力則喪具稱家有無而哀誠所以自盡也世人以供佛飯僧為孝以飲食宴樂酬答賓親為禮以飲酒食肉寢處於內為常以柔凶嫁娶為權緦功之服不復問焉嗚呼送終大事而若

此其尚有人道哉君子可無懼焉

右凶禮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燔柴使氣上升所以祭告於天望秩于山川望其方而以血祭祀之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同後周禮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唐虞制也十二年一巡守而六服之朝各有疏數則周制也

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

之所好惡志淫好僻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此章大略本舜典及書大傳之文

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春朝有交泰之義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故天子當宁宁在路寢門之外外朝位也秋覲有嚴肅之意受贄受享皆於廟故天子當依依在廟中堂上戶牖之間也不言宗遇者蓋宗如朝遇如覲也又統而言之則四時皆可謂之朝也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此如春秋魯宋遇清之遇非冬遇之遇相見於郤地曰會亦諸侯相會非時見之會諸侯使

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比年使下大夫問曰小聘三年使上大夫問曰大聘

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如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采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執信圭七寸禮皆以七爲節立當車轂之垂擯者四人三享一祼而酢饗食皆七

四積再問再勞伯執躬圭其他如諸侯子執穀璧五寸禮皆以五爲節立當車衡擯者三人三享一祼不酢饗食皆五三積一問一勞男執蒲璧其他如諸子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視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也　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蕃國世一見此六服之朝以遠近爲疏數周制然也周書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蓋六年之間而侯甸男采衛之五服皆已畢見一周也蕃國統夷鎮以外言之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

其禮賓而見之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以金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以竹成六瑞王用瑱圭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執穀璧男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蓋六瑞所以贊見合符而六幣則用以享獻二王之後用圭璋侯伯用璧琮子男用琥璜又侯邦相聘聘君以圭夫人以璋及事則享君束幣加璧夫人束幣加琮君酬客以琥夫人酬客以

共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庶姓如郯莒之類土揖下手也異姓如媯姜之國時揖平手也天揖上手也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壇之上重也侯伯于中等壇之中層子男于下等壇之下層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燕示慈惠故尚齒○王會諸侯之位次此可見大畧禮記明堂位篇殆不足據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賓入境則委積以迎之又問以勞之賓皆三辭拜受主賓皆陳列擯介主再勞賓三辭主三揖賓登拜受乃拜送主君郊勞主君又親往郊勞之列擯介傳命上擯擯傳之承擯以及末擯末擯傳末介以及承介上介而達之賓賓傳辭上介以及承介末介由末擯承擯上擯以達之主賓凡三辭主車迎拜辱賓三揖

三辭拜受賓車送主三還賓再拜致館賓始至國主使大夫授館主君又以禮親致如郊勞之禮致飧

主使大夫致飧如致積之禮交幣賓將以享主君於廟賓至擯介傳命如初主車迎拜辱賓車進答拜主三

揖賓三讓而入毎門止一相入廟行亨禮也惟上相入賓主三揖三讓登主再拜受幣賓拜送幣毎事如初

擯亦如之醴賓賓出主車送三請三進賓三辭三還告辟致饔飧還圭賓以主享主君禮畢

則還之熟食日饔生牲曰飧饗食致贈賓去則主郊送主君送之於郊君贈賄皆如將幣之儀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饔食賓爲主皆如主國之禮侯伯子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

禮相待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賓皆三辭

拜受大夫郊勞陳擯介賓三辭主拜辱賓三讓乃升受命下拜登受如儀賓使者如初儀卿

致館如初儀賓將幣亦旅擯賓三辭主拜迎客避三揖乃入亦毎門止一相入廟惟君相入

主三讓答登拜三避投幣下出毎事如初之儀及禮以醴禮賓也私面私獻私覿而有所獻也皆

再拜稽首○大夫聘則有私覿若從君則不敢有私覿問大夫客對君乃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之客趨避儀
君館客客避介受命遂送客又從主君拜辱出及中門之外主君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避而對君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
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不正東西向亦不南北向在賓主之閒而已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之長十二獻王巡狩則國君膳以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大夫眡子男士眡諸侯

之卿庶子眡其大夫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二壺四十鼎簋十二牲三十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二十罋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及歸三饗食燕否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以下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太牢致饗食同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餘皆降殺以二子男三積餘亦降殺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有凶荒札喪則殺禮

以上總輯巡狩朝會聘問之禮

儀禮覲禮　纂　侯氏至郊王使人以璧勞既至天子賜之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受館於外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

受於于先王廟門之外次以雎上介先朝受焉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此次位侯氏裨冕釋幣于禰既將覲質明時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圭璧有繅以承瑞玉天子袞冕負斧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辭曰伯父其升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退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乃右肉袒入門右告聽事恐有罪也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遂入門左王勞之侯氏出天子賜之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

東南下四馬也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侯氏升聽命降拜受大史辭之乃升成拜也同姓大國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小邦則曰叔父叔舅此稱謂之辭饗禮乃歸參前周禮互覲若時會殷同侯氏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設六色六玉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馬八尺者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言朝日以春會也先祀方明乃見諸侯禮日於南門外夏會也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此冬會也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秋會也祭天燔柴祭山川邱陵升祭川沈

祭地瘞此與周禮掌客及虞書可參看足見禮記明堂位之難據

右覲禮及會同之略朝宗遇之禮無可考矣

聘禮 纂 君與卿圖事命使及介宰具齋幣及期授使幣君朝服南鄉使者入衆介隨之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受宰宰屈繅自公左授使使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遂授上介上介屈繅以出授賈人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遂行歛旜○此受命之儀也若過邦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干朝日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士帥沒其竟未入竟壹肄習儀也及竟乃張旜誓謁關人入竟歛旜乃展及郊又展視及外館展幣於賈人之館[illegible]近郊張旜君使卿郊勞夫人使下大夫君勞以束帛夫人勞以二竹簋方其實棗栗至朝君使卿致館宰夫設飧參周禮看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曰俟間厭明行

聘禮

下大夫以君命迎賓賓皮弁聘使有司設幕於主國
之廟門外陳幣圭璋賈人執櫝而俟主國擯者出請
事主君皮弁迎賓於大門內上擯納賓賓入門左眾介隨
入北面西上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公
揖入毎門毎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擯者出請命
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跪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授
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廟門左主客三
揖至階三讓公升一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公當楣再
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　擯者入告
之間賓出公側授宰玉裼降立俟於中庭

享

賓入門左
揖讓如初升致命乃開皮見文公再拜

醴賓

賓奉束錦以
受幣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禮皆如初請覿擯者入
告出辭請禮賓公出

私覿

賓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
迎賓入禮以一獻　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取
幣有司牽馬從出以辭賓出擯者請以客禮受賓禮辭聽
命牽馬右之入設庭賓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
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
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
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
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

錦束請覿賓告事畢公出送賓及大門公問君問大夫勞賓勞介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君反路寢賓即館卿大夫就館勞之介皆不見賓歸饔餼君使卿韋弁歸于館厥明賓問卿且私面如覿幣上介亦特面如覿幣賓問凡嘗使至己國者又夕夫人歸禮使下大夫韋弁歸之大夫皆餼賓介參周禮看公食之饗之燕之且有羞獻大夫亦饗食賓介公食大夫禮見後後無考○參周禮還圭璋賓將歸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夫人使大夫還璋贈賄用束紡報聘以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賓歸公就賓館送之賓拜賜遂行及郊公使人贈幣以使者歸及郊本國之郊請反命載旜入陳幣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於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禮幣以盡言賜禮公曰然而不善乎

聘義天子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所

以愧厲之也　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

右聘禮黃氏曰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未至致積始至致館既享又致饔餼問勞送逆以示勤辭受揖拜以示恭其樂無算以精歡其爵無算以盡醉取賄以降奏陔而去諸侯心平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相朝之車相問之使旌節纔道何以致之先王爲之朝聘之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爲之燕饗之禮而老老之教寓焉饔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是其所以致之之道也

世之病封建者以諸侯之難協也古天子巡狩有時考協有典朝覲有常交際有禮恩義交至矣治政則委之諸侯而無掣其肘大權則歸諸天子而不苦盩戾亂亦何自生耶下堂失禮葬柳與譏則天子壞之耳於封建何尤賓禮無當於後世矣而遺經亦鮮可考此掃撫三

禮之略焉亦望古遥集之思夫

右賓禮

軍禮無考略見後備兵條

文王世子公與族燕以齒而孝弟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

此飲食禮燕禮詳見後

家禮參儀禮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　卜日擇賓士冠禮筮日於廟門前期三日主人告於廟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

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

前一日宿賓士冠禮厥明夕爲期於廟門外宰告期曰質明行事乃告於賓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敢不夙興乃陳設設席位及酒醴器具厥明夙興陳冠服士冠禮爵弁服一皮弁服一元端服一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家禮隨時尚主人以下序立宗子或冠者之父爲主宗子已孤則自爲主○兄弟與有事焉擇一人爲擯以相禮○士冠禮將冠者衣采衣結髮立於房○此亦隨時賓至主人迎賓入賓至門外東面立贊禮者一人立稍右主揖賓入贊者從入揖讓升堂即位設筵於東序少北此嫡子冠於阼也庶子則於房外將冠者出房賓揖之即席跪賓爲加冠士冠禮始加緇布冠家禮用幅巾○贊者爲櫛髮賓降盥主人揖賓升執事者進冠賓降階不盡一等受冠升詣將冠者前爲加冠○再加三加禮如初不盥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

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冠者適房服衣裳納履家禮服深衣士冠禮服元端。既始加祝畢將冠者興賓出房復位揖冠者適房易服冠者乃入房易服履元履戶外南面立再加士冠禮皮弁素積家禮用帽子皁衫鞓帶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入房易服如初三加士冠禮爵弁服緇衣纁裳家禮用幞頭公服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禮如初醮于堂中此嫡子醮於客位也若庶子則仍冠席乃醮贊者先酌酒於房中出房立冠者之左賓少西南向賓揖冠者就席南面受酒詣席前北面祝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受醴冠者再拜興升席南面受酒賓復位拜送贊者薦脯醢冠者進席前跪祭酒興退就席末跪啐興降席以爵受贊者遂拜賓拜贊者。家禮闕薦脯

醢邱瓊山依儀禮補之

取脯出闈門見母母拜之冠者拜見於母而母答拜之所謂成人而與爲禮也然非爲後子則無此禮○家禮闕此節

復入賓字之賓主俱降賓東面主人西面冠者降自西階少東南面賓命字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與嘏同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對曰某不敏敢不夙夜祗奉遂再拜賓不答拜

賓出就次主人畱賓於次

主人以冠者見於尊長兄弟皆答拜之儀禮冠於廟中家禮則既冠而先見於廟

見贊者亦如之入廟門見姑姊妹如見母士冠禮乃易服服元冠元端奠贄於君及鄉大夫鄉先生皆有訓辭後世此禮無所施故家禮無之惟見於鄉先生及執友而已

主人禮賓以一獻之禮酬之以束帛儷皮賓出拜送於門外又有三加三醮而不醴者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

醮曰旨酒旣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玆嘉爵受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按此則殺牲爲俎殆國俗稍異也禮記注中引此爲曾子問有冠醮無冠醴而殆又推爲夏殷之禮殆恐不然。庶子冠一醮以酒。冠者而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又有因喪冠者皆禮之變也

義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郊特牲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嘉有成也三加彌尊喩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以上冠禮

家禮參儀禮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觀曾子問篇則婿已至而聞喪且不成昏昏禮而俗乃乘凶嫁娶者何悖之甚也。王吉曰夫婦人倫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世俗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

不行而民多殀文中子曰早昏少聘教人以偷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乃納采以上議昏事初主人具書夙興奉告于廟儀禮行事用昏昕受諸禰廟自納采至請期五節皆用昕親迎以昏使使者如女氏家禮用子弟士昏禮下達用鴈贄不用死女氏几筵于廟授諸禰使者至廟門擯者請事對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主人迎客入揖讓升遂致命曰敢納采此儀禮之辭家禮則有書而後人又增節四六又所遣使或奴隸未可與主人抗禮且不諳辭命則此儀不用矣遂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曰某名今具女生年月日名氏於簡謂之庚帖此辭亦不用主人奉書以告禰乃具書授

使者遂禮之以一獻。凡此揖讓進退出入儀節畧如常賓主之儀此不詳錄使者辭歸主人送復命壻氏以告于廟以上納采問名主人以卜于廟得吉兆乃復使使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亦擯請事而使君告之之辭對曰某之子不教惟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擯者傳主人之命辭人納吉如初禮以上納吉。使者歸復命乃納徵以元纁束帛儷皮儀禮皮帛必可制後世徵聘首飾必精巧財物必豐備多寡輕重之衡論如鬻賣焉甚且以財物之輕重資裝之有無而成仇隙甚矣世風之薄也古人束帛儷皮以將誠耳豈論貨賄哉。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

不承命禮皆如初以上納徵　既納徵女子乃笄畧如男子冠之儀主婦女賓執其禮○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蓋女子十五而上雖未受徵亦可笄若及十五六而受徵則徵而遂笄以待嫁也　卜日于廟得吉使使者請期贄用鴈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恐有期喪不得成禮也古人無所忌如此○卜已得日而請日於女氏者示不敢專也亦謙意也　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此女氏主人之辭　曰某使某聽命吾子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禮如初以上請期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次及期壻家設位于堂中儀禮初昏設同牢器饌按親迎以昏但路近可如期若道遠則不能必在初昏或前期或爲次于途以待迎　女家設次於外

初昏壻盛服儀禮爵弁服禮記冕而親迎君禮也主人於廟遂醮子于西序命之

迎父自阼階先升子自西階升立於席西南向贊者酌酒子再拜升席南向贊者授酒子祭啐降席拜興詣父前

聽命父命之如儀禮命醮之文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

嗣若則有常此亦宗子爲後子故曰宗事若庶子不得曰宗事也子曰諾惟恐弗堪

不敢忘命再拜興遂出乘至女家俟於次擯者請事門外曰吾子命

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擯對某固敬具以須乃遂俟次

父母醮女而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

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

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

鞶略如醮子之儀主人迎賓於門外此宗子或兄弟爲主非女氏之父也賓壻也主人元端服

門外西面再拜壻答拜揖以入入奠鴈揖讓而升主人升東階上西面賓升西階北面坐奠鴈主人使人受
之姆奉女出門壻揖降婦從之陞姆奉女登車儀禮壻授婦綏婦升車壻御之輪三周乃授御者綏
壻降乃自乘車今南方用轎則無御輪之禮壻舉轎簾請可也○壻授婦綏姆辭曰未教不足以爲禮壻先
歸至家俟於門外婦至壻揖以入婦至門下車壻揖以入入門揖當碑揖升堂揖
皆壻先行婦從之遂入室壻婦交拜同牢而食合卺而酳壻盥於南婦從者沃之婦
盥於北壻從者沃之進帨巾壻揖婦就席婦四拜壻答再拜揖婦就坐食用特豚合左右胖而升之俎卒食壻酳婦
婦酳壻交獻禮畢三酳出從者餕餘壻婦復入壻親脫婦之纓釋服壻燭出主人禮賓饗從者
儀禮同牢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殺全則同牢不止特豚亦有魚腊籩豆○以上親迎至成昏厥明夙
興婦見於舅姑以棗栗腶脩爲贄舅姑禮之婦夙興俟見侍女以贄從舅姑升堂婦立
兩階間再拜詣舅前獻贄再拜復位再拜詣姑前獻贄如之乃退乃設席禮婦婦就席右侍者酌酒於舅姑前再拜

與婦升席跪受祭啐興再拜興降自西階○此宗婦則禮於中堂非宗婦則禮之於其私室

婦見於尊長儀禮無饋於舅姑婦家具特豚酒饌送至婦乃請舅姑就位婦再拜盥洗請舅姑前再拜進饌升豚於俎婦佐食食畢婦酹再拜跪俟卒爵興婦餕姑餘從者餕舅餘冢婦則行此禮衆婦則否○儀禮饋於室中家禮於堂饗禮舅席於阼階上姑席於舅之北皆西面婦席於西階上南面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之禮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家禮如禮婦○此亦惟冢婦行之衆婦則無盥饋無饗婦舅饗丈夫送者姑饗婦人送者

三月主人以婦見於廟家禮三日廟見太促當如儀禮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於廟祝帥婦入告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婦拜扱地降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於皇姑某氏奠菜如初老家臣之長醴婦於房中壻饗婦送者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壻見於婦之父母不親迎而見於婦之父母此禮之變邱氏移以爲常禮而補壻見婦廟之文於義殊所未協此皆刪

之　昏義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
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
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受命於廟所
以敬愼重正昏禮也　郊特牲辭無不腆幣必誠告之以
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
嫁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
臣其義一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
此始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王天
下也　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
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昏禮不樂幽陰之義也昏禮不

賀人之序也　曾子問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邱瓊山曰幽陰之義則不可用樂思嗣親則不忍用樂今舉世用之不以爲怪何也昔裴嘉昏會用樂猶有薛力士非之則猶有知禮者也今則安之矣知禮君子不用可也

以上昏禮　昏禮最重人倫之始後世滅裂殊甚鄉自爲俗何以重人倫也無怪夫夫婦之倫苦而風俗日頹男女無別也夫

儀禮

纂略鄉飲酒之禮　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興賢能則飲酒黨正大夫蜡息民則飲酒州長春秋習射則飲酒士大夫國中賢者則飲酒飲　主人謀賓介乃戒賓朝服至賓出迎乃拜主人答拜乃請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賓辭送主人再拜及介射禮無介乃設席賓席堂中少西南面三賓之席繼而西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北東面僎席堂中少東南面陳器具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在元

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設洗于阼階下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縣于洗東北西面

## 速賓

主人朝服速賓如戒賓儀賓朝服遂從之眾賓從之

## 迎賓

先是主人阼階上西面執事各就其位樂正西階下少東北面歌工及弟子門外之西笙者門外之東凡主黨庭東西面賓黨庭西東面及賓至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拜揖眾賓主人與賓揖先入賓厭介及眾賓眾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賓入門揖及塗揖當碑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介及眾賓立西階下少西東面北上賓立阼階下少東西面肅立以俟

## 拜至

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

## 獻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自阼階賓降西階主人奠爵辭降賓對主人乃取爵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賓辭洗主人對賓反位主人卒洗一揖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坐奠爵答拜降盥賓降如初主人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爵適賓席前北面獻賓賓拜受主人避賓進受爵手席前復西階上主人復阼階上拜送賓避薦脯醴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上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醴奠爵薦西興取肺坐絕肺尚左手祭嚌之興加于俎坐

帨手執爵祭酒興席末坐啐酒興降席西坐奠爵拜告旨
執爵興主人答拜賓適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
既執爵興主人 酢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辭洗賓卒洗揖讓
阼階上答拜 升主人拜洗賓降盥主人降辭賓卒盥
揖讓升皆如獻禮賓賓爵適主人席前東面酢主人主人
拜受賓避主人進受爵復阼階上賓拜送主人避薦脯醢
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自席前適阼階上
北面坐卒爵拜既如賓禮賓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適
阼階上再拜 酬 主人坐取觶于上篚以降賓降主辭如初
崇酒賓答拜 不辭洗主人卒洗揖讓升賓疑立主人賓
解阼階上北面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主人坐祭飲卒
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初升
不拜洗主人賓觶酬賓賓拜受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進
坐取觶興反位主人拜送賓進席前北面坐奠觶于薦東
反位主人揖降賓降 乃獻介 主人阼階下西面揖介升亦
立西階下西當西序 拜至主人以序端爵降洗介
從降卒洗升不拜洗主人賓爵獻介脯醢折俎 酢 如賓酢
署如獻賓之儀介亦如之不拜告旨不拜崇酒 之儀不
酬 獻眾賓 主人阼階下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答一拜
主人揖升坐取爵降洗賓長一人辭洗主人升

賓爵西階上獻衆賓賓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于賓
右衆賓坐祭立飲不拜既授主人爵降復位餘衆賓皆不
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人獻則薦于其席皆有脯醢主人以
虛爵降奠于下篚揖讓升賓厭介及三賓升皆升就席

一人舉觶

主黨一人取觶于下篚洗升自阼階實觶適西
階上北面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南面答拜
舉觶者坐祭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舉觶者
降洗升實觶西階上立賓拜受舉觶者進坐奠觶于薦西
賓坐取興舉觶者西階上拜
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

遵入

卿大夫來觀禮者入門
左主人降賓介衆賓皆
降復初入門之位主人揖讓以遵升拜至如賓禮主人以
爵降大夫降辭洗主人卒洗揖讓升不拜洗餘皆如賓禮
席大夫之
席于尊東

獻遵

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乃薦脯醢大夫由東
方升席設折祖祭如賓禮不告旨西階上
坐卒爵拜既
皆如實禮

遵酢

大夫降洗主人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
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復西
階主人實爵自阼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執爵興大夫答拜
主人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
崇酒大夫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大夫降立于賓南
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介及衆賓皆從之升就席

工入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相者左荷瑟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降立堂西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工歌樂正命作樂工應曰諾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樂正每終皆告獻工主人取爵上篚賓降主人辭主人降洗工不辭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授主人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徧有脯醢笙南陔白華華黍獻笙于西階上不洗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西階上南面拜送笙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升授主人爵衆笙如衆工主人以爵降奠于下篚反升就席工歌魚麗笙由庚工歌南有嘉魚笙崇丘工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工歌關雎葛覃卷耳笙鵲巢采蘩采蘋工不興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遂降乃作司正主人自南方側降阼階下東面命相者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司正既諾遂適中庭北面立主人升就席司正舉觶司正取下篚之

觶洗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主人揖之曰請安于賓應曰諾適西階上曰敢請賓安賓禮辭許曰敢不安司正復主人曰賓安遂立于兩楹間相拜主人阼階上再拜賓答再拜皆揖就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進坐取觶興飲北面坐奠觶于其所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若行射禮則司正轉為司馬

乃旅酬

司正升相旅于西階之西當西序東面立賓取薦西之觶適阼階上坐奠觶北面拜主人阼階上在賓右北面答拜賓不祭立飲卒觶不洗遂實觶阼階上北面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坐祭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降洗主人降辭洗如初升不拜洗賓實觶酬主人主人拜賓西南面授主人觶主人奠觶于薦南拜受賓阼階上主人之左拜送主人進坐取觶西階上酬介如酬賓之禮介酬遵遵酬眾賓受大夫酬者自大夫右眾受酬者自左禮皆如初主賓之黨以次迭酬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司正降復位

二人舉觶

二人舉觶于賓介如一人舉觶之儀賓介辭坐受觶興舉觶退西階上拜送乃降立庭東賓介反奠于其所興

徹俎

司正升自西階適阼階上受命于主人曰請賓坐司正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司

正反命主人主人曰請徹俎司正復告于賓賓許司正揖
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
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介降席南東面遵降
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
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賓從者主人取俎還授
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介遵
皆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介遵之從者
介遵從之降介立賓南遵立介南眾賓皆降立于遵南少
退北上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
升介遵及眾賓皆說屨升坐

無算爵

進羞二人升立于
西階賓介不與取
奠觶飲卒觶不拜以虛觶授二人二人受觶實之賓觶以
之主人介觶以之大夫主人之觶以之長賓遵觶以之次
賓長賓觶以之三賓皆不拜舉觶二人降東階前西面立
末二賓與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之上堂下者以次受酬旅
徧皆不拜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二人洗升實觶反奠于賓介無算樂

賓出奏陔

賓與揖降
遵介厭眾
賓皆降主人降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立俟
陔作賓介大夫眾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

送賓再拜

賓不
答
去

明日賓拜賜

朝服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
主人朝服拜辱于賓亦如之

息司正

主人
釋服

乃去司正無介使人速賓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不拜崇酒不拜衆賓卒獻賓一人舉觶遂無算爵賓不與徵惟所欲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羞惟所有鄉樂惟欲

鄉飲酒義迎賓門外揖讓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　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

安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烹狗于東方祖陽氣之發于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元酒教民不忘本也

以上鄉飲酒禮冠昏喪祭之禮人猶知其大畧至飲酒之禮則後人無復知之者故集此禮特詳亦以見昔先王之所以避酒禍者其敬恭文物如此而凡他禮中有所行獻酢酬旅者皆于此條中可互考也下鄉射條亦然

儀禮畧纂鄉射之禮先行鄉飲酒禮州長以禮會民而無介射于州序之禮也至于司正舉觶司射乃請射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襲挾乘矢升自西階北面告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曰某不能為二三子許諾司射適阼階東北面告于主人乃降自西階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于堂西賓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倚

于東序矢北三耦于堂西司射不釋弓矢由三耦之南北
在弓下面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
曰子與司馬命張侯先是張侯于庭南去物五十步之下綱
某子射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設
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及司射既告賓許司正之遂
轉爲司馬自中庭適司射之南就位由位適兩階之間南
面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及命獲者倚旌于侯中樂
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立乏南司馬復位
正命遷樂于下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樂工遷弟子相工
升遷堂上樂降適阼階之東南堂前三笴
西面北上樂正司射誘射司射既比耦三耦皆袒決遂執
北面立于其南弓搢三矢挾一矢司射立所設
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
侯司射搢三矢挾一矢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
鉤楹內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
中俯正足不去旌將乘矢乃右執弦南面揖揖如升射降
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挾一矢司馬命獲者執旌負侯獲
遂適階西取撲搢之以反位者
應適侯執旌負司射作三耦射司射左還當上耦西作上
侯北面立俟耦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

在左並行當階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乃並東行皆當物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侯司馬適堂西不決袒執弓出司射之南升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執弰南揚弓命去侯獲者執旌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司馬出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司射進與司馬交西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命上射曰無射獲無獵獲上耦揖司射反位乃拾發以將乘矢中則獲者坐而唱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南面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次耦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遂襲南面東上以侯三耦卒射司射倚扑于西階之西升堂告于賓賓揖司射降搢扑反位

司馬命取矢

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西階鉤楹如初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獲者執旌諾負侯如初司馬如初還降西階遂適堂西立于所設楅之南弟子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興揖退司馬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

司射請

再射

司射倚扑如初升請射于賓賓許遂告賓日主人與
于子揖適阼階告于主人揖告于大夫大夫避衆皆
與士耦以告日其御于子西階作衆賓日繼射揖乃降搢
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立俟賓主大夫皆未降司
射比衆
耦徧

命三耦拾取矢

司射既命反位上耦揖進當楅北
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
上射揖進坐横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附順羽興執
弦左還退反位東面揖下射進横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
興其他如上射卒取矢揖皆左還南面揖退當楅南左還
北面摺三挾一揖皆左還南行上射于右西行與進者相
左相揖反位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
之矢兼乘矢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後反位

司射作

射

衆賓袒决遂執弓搢三挾一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俟
大夫之耦為上司射作射如初司馬命去俟如初司射
挾一矢去扑與司馬夾于階前升西階請釋獲于
賓賓許司射降搢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

命設中

釋獲

司射位視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釋獲者設
中東首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興北面受算東面坐
實八算于中横委其餘于中西南末興俟司射遂進由堂
下北面命日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

中之八算執之改實八算于中興侯乃射若中則獲者舉旌唱釋獲者坐而釋算每一矢釋一算于地上射于右下射于左有餘算則反之中西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射中興侯三耦卒射司射去扑升堂兩楹間告曰請降賓主大夫席上揖及階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賓于堂西亦如之大夫止于堂上西南面立于三耦侯位之東大夫之耦立于司馬之西南東面侯賓主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為下射皆當物北面揖及物揖履物如三耦拾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釋弓脫決遂襲反位升揖如初皆就席司射去扑升告日請遵降司射降大夫降揖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由堂西出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大夫升就席司射相升降反位搢扑衆賓衆耦繼射釋獲皆如初卒射釋獲遂以所執餘算升西階盡階不升堂告取曰左右卒射揖降反位遂委餘算于中西興侯司馬以茅矢獲者負侯弟子取矢皆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東之命取上握焉司馬乘矢如初司射適西階釋西階去扑由中東立中南北面視釋獲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興自前適

左東面坐數左獲司射反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興升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某賢于某若干純有奇則曰若干奇均則曰左右均降由中南還反位坐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餘算于中西興共而俟

**司射命設豐**

**飲不勝者**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南面降司射堂西命勝者之子弟洗觶升酌弟子取觶洗由阼階升賓觶適豐所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西階袒執弓反位司射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眾賓勝者皆袒決遂張執弓不勝者皆襲說決遂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弨司射反位三耦及眾耦以次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上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北面立于觶東不勝升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侯執爵者坐取觶賓之反奠豐上升飲者如初賓主人不勝者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賓之以授于席前受觶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卽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眾賓繼飲偏乃徹豐觶

**司馬獻獲者**

司馬下饌取爵洗由阼階升賓爵降自西階自侯道

南行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司馬西面拜送獲者執爵使人執薦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興取肺坐祭肺遂祭酒興適左个祭之中亦如之從者舉薦俎以西適左个之西北三步東西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司馬受爵奠于下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獲者負侯而俟

司射獻釋獲者

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脫決拾取爵下篚洗升實如司馬以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設折俎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祭肺祭酒皆如獲者興適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下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

司射請再射

司射適堂西袒決如初升請射于賓命三耦及眾賓皆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眾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射位

命拾取矢

三耦拾取矢如初司射乃請賓主大夫降賓主大夫揖降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及福東西對揖皆坐拾取矢卒北面搢三挾一如三耦揖退如眞塗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大夫堂西袒決遂執弓就其耦揖皆進如耦耦東面大夫

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興反位而後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皆北面
搢三挾一揖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卽席眾賓繼拾取矢如三耦反位**司射作射**如初司馬
命去侯如初**請以樂射**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樂正北面諾司射遂適
堂下階間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返位樂正東面命太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太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乃
奏樂以射三耦賓主眾賓射釋獲以算告司馬命取矢司射視算釋獲者以賢獲告皆如初降復位**飲不勝**
**者**如初**命拾取矢**三耦賓主大夫眾賓皆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弣以退三耦由司馬之南至堂西
以弓矢授有司主人東階下賓西階下授弟子弓矢主西面賓東面立侯大夫授弟子矢于堂西反繼賓東面立眾
賓適堂西授有司弓矢反繼大夫立少後主人與賓揖讓升大夫及三賓皆升就席司射適堂西釋弓矢去扑說決
遂襲反位**司馬命說侯**司馬至中庭南面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
**退**獲者退司馬轉北面命弟子退楅乃反位**司射命釋獲者退中**釋獲者退中及算及其薦

俎司射反位司馬反爲司正復庭中觶南之位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初司正升相旅以下終鄉飲酒之禮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疏云此賦侯也燕射則張之卿射賓射則采侯凡畫者丹質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只如論語朱註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熊虎豹三獲三容容即乏也樂以騶虞九節五正五采諸侯以四耦射二侯熊豹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貍首詩逸正三采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朱綠士以二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三節

二正所張侯不同者天子大射皮侯賓射采侯布也燕射獸侯

以上鄉射禮下大射禮與此互參

儀禮纂略燕禮君與大夫燕小臣戒賓群臣朝畢將退君欲與燕故使小臣戒而留之陳饌器于路寢羣臣入乃命賓不以所與燕者為賓而別命賓故至此而後命也賓不以孤卿大夫以宰夫為主人臣不敢抗君也設席君席阼階上西面賓席西階上南面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大夫又次小卿皆南面東上而遞相次士庶子皆立阼階之下定位君立阼階之東南近卿諸大夫皆稍進近南君升立席上西面特立以俟賓賓入及中庭君降一等揖之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受公酢主人主人酬賓大夫二人媵觶于公媵猶從也公爲賓舉旅取觶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賓酬大夫大夫相酬徧主人獻孤卿二大夫又媵觶于公

又行一爵為賓若孤卿舉旅行酬如初主人獻大夫乃樂賓工入升歌鹿鳴四牡皇華主人獻之公又命為大夫舉旅行酬笙入立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間歌合樂皆如鄉飲酒禮工告樂備射人為司正受命于公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諾敢不安司正舉觶乃徹俎行燕公以卿大夫升坐乃安司正受命皆命卿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諾敢不醉主人又獻士若燕射則于此入行賓乃媵觶于公公為士舉旅行酬皆徧主人獻庶子左右正內小臣乃行無算爵賓出此燕本國之臣之禮也其獻酬拜坐揖讓之節畧與鄉飲酒禮互參觀之

若燕四方之賓戒客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

敢辭曰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敢固辭曰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曰固辭不得命敢不從　上介爲賓賓爲苟敬（苟猶且也假也）及見致命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對曰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　以樂納賓賓及庭奏肆夏及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主人亦宰）夫主人獻公樂作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　公酬賓公卒觶賓降未拜小臣辭賓升拜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樂（不間歌也）若舞則勺　賓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毋自辱焉有房中之

樂謂合樂也此燕他國之臣與燕本國之臣稍異餘皆可互參

以上燕禮

大射儀略纂 大射之禮天子諸侯將祭則選士于澤宮而先觀其比禮比樂比則諸侯之禮也

戒百官前射三日司馬命設侯于澤宮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豻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豻豻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間倚于堂鼗倚于頌磬西紘

厥明陳器具羣臣

入即位乃命賓賓至以樂納賓行燕禮至于司正舉觶司

射乃請射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誓之日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豻

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為耦則不異侯司射誘射司射既比耦于堂東乃誘射如鄉射禮

三耦射畧如鄉射○獲而未釋獲命取矢小臣取矢加于楅司射請再射比大夫耦及衆耦

三耦拾取矢如鄉射乃再射釋獲公及諸公卿大夫皆射取矢加楅

飲不勝者如鄉射禮○公射則中維綱揚觸捆復皆釋獲衆則不與惟公所中三侯皆獲○公將射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凡此以優尊也司馬正獻服不即大侯之獲者

司馬獻釋獲者畧如鄉射司射再請射如初拾取矢如初司射請

以樂于公公許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乃三射釋獲如初取矢飲不勝皆如初○

公射則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皆如初儀取矢拾取矢脫侯退射器公

乃為大夫舉旅行酬以下燕禮

終

射義射者進退周旋必中

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

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以上大射禮　飲射之禮至爲煩文縟節然究亦根心自然苟熟而行之自可見其非勉强束縛也蓋射禮所重在比禮樂于以驗人性情之靜躁涵養之淺深非苟然求善射多中已也漢成帝明帝常舉行大射禮宋太宗行大射禮明太祖行大射禮此皆好文之令主明高則所嘗舉行鄉飲酒鄉射禮

于郡國然禮儀之失自五禮新儀已全背亂如宋高宗時行鄉飲酒朱子已譏其制極乖陋如以拜送為拜送于門外以拜既為兩拜了又兩拜此高仰崇之謬也若乃郡邑鄉飲并且使賓主斜席對坐此并坐位不識而所為鄉飲賓者又多鄉愚銅臭之人尚德引年杳無其實射則武夫之藝文人學士不復問之矣

儀禮畧纂

公食大夫之禮鄰國使大夫小聘主君食之○禮于國賓有饗有燕有食而上下異等多不復存其僅留者燕禮及此禮而已

使大夫戒賓賓從乃設器饌公迎賓入即位公拜至公當楣北鄉拜至賓降公再拜賓西階下東北面答拜擯者辭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賓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舉鼎入匕載于俎太牢乃設正饌醯醬菹醢六豆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七俎黍稷六簋太羹鉶羹六飲三酒皆正饌也醯醬及太羹公親設之其餘有司設之賓升席祭又設加饌粱稻二簋庶羞十六豆粱飯則公親設之其餘

有司設之賓祭乃正食公送侑幣賓報幣出復入卒食而退公拜送有司歸肉賓館明日賓至朝拜賜若食上大夫則饌具有加若主君不親食則使人以侑幣致之其大夫相食禮則與君異

右食禮

儀禮略纂士相見之禮士始以職位相親則承贄而相見贄用雉賓請見主人固辭主人辭以不敢辱賓將走見賓固請見凡三往復又固辭其贄主人以稱贄爲太崇故辭贄賓以不依于贄不敢見主人又對以不足習禮亦三往復賓固請主人許以不獲命請從乃出迎賓賓奉贄入見于庭奠贄再拜主人親受贄答出主人留之反見而退反見以成賓主之禮于堂爲雙江補用一獻禮賓主人就賓家復見之請還其贄辭曰某非敢爲儀也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敢以踐禮凡三往復○凡辭命皆擯者爲傳之[illegible]

固辭而後受（固辭不得命乃受）士見大夫則大夫終辭其贄（士如若嘗為臣者見則禮辭其贄（不固辭而遂受）其出也使擯者還其贄于門外（不至其家還贄也）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如士相見之禮）士始見于君贄至君所容彌蹙奠贄再拜稽首（君答一拜○始見答一拜以後則不答拜○君于大夫答拜）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君在東則升東階在西則升西階不以客位也）君受其贄不還　他邦之入見于君則使擯者還其贄

右相見禮（此二條皆從略）

嘉禮皆禮俗相交之大者而冠昏為尤重射鄉為尤文皆切於民之日用不可以為迂而不講也脤膰慶賀之

禮今無可考幸此有猶存者故述之頗詳非敢謂盡當反古要酌所可行而無失古意焉未必非化民成俗之急務也

右嘉禮

程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强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張子曰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敎化刑罰俱不出于禮外

進人之速無如禮學

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捷徑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由文以深求禮意可也心則要宏放毋爲俗見所搖也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朱子曰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爲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個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個碩果不食之理

古禮既莫之考後世因襲沿革亦寖失其意而莫之知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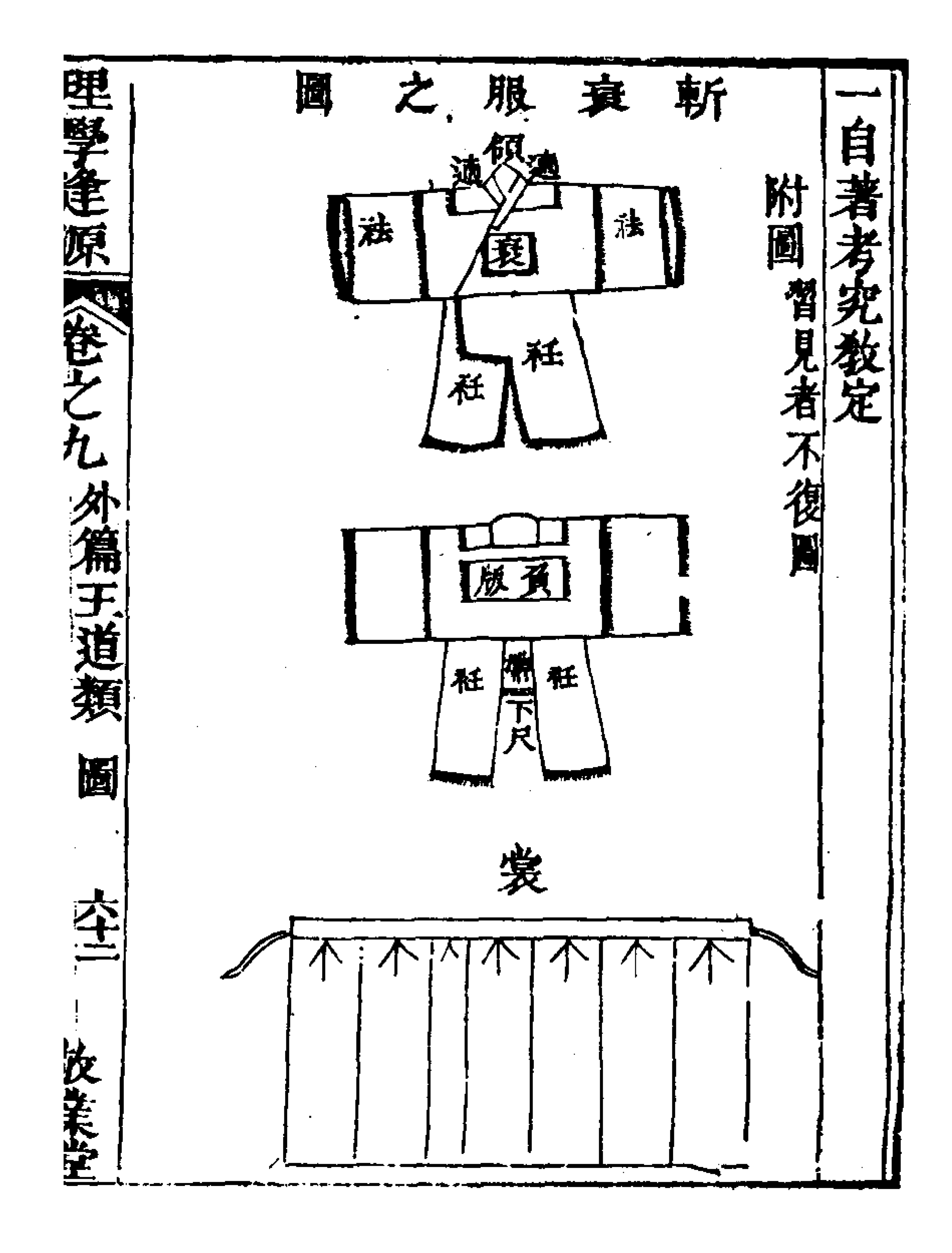
名物度數亦有莫曉者差訛舛繆不堪著眼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脩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爲之本朝脩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脩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畧抵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寶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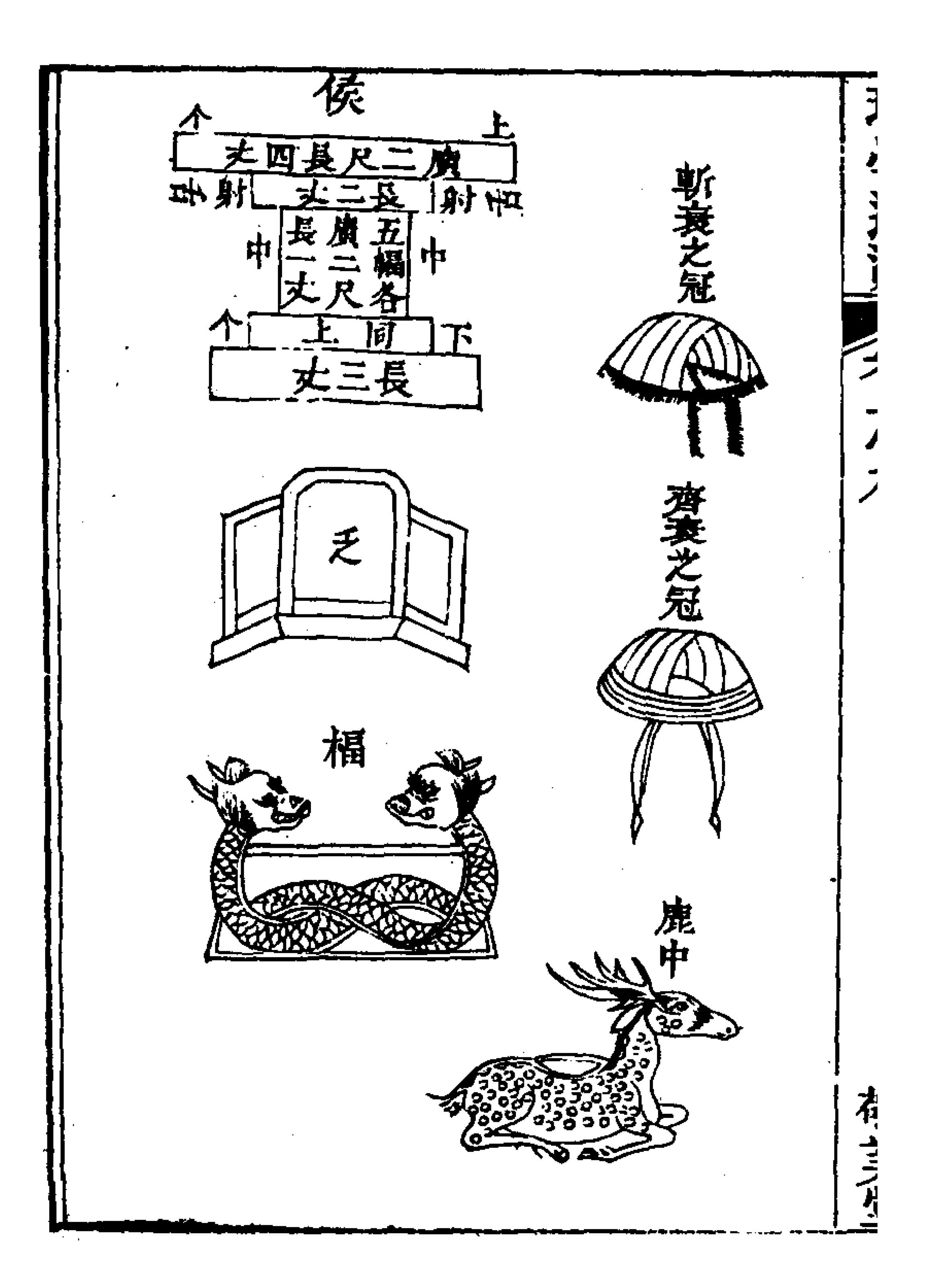
開元禮煞可看唯五禮新儀全然不是當時做這文字時不會得識禮的人只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五禮新儀固不是至如今又更都不理會

使鄭康成之徒制作也須畧成箇模樣未說待周公出制作如今全然沒理會奈何若有考禮之人又須得上之人

信得及這事行之天下亦不難

有聖人復興爲今日禮怕不必能悉如古制今且要大綱是小處亦難盡用這事須是一齊整頓過方好未說其他瑣碎處且如冠便須于祭祀當用如何底於軍旅當用如何底於平居當用如何底於見長上當用如何底於朝廷治事當用如何底天子之制當如何卿大夫之制當如何士當如何庶人當如何這是許多冠都定了更須理會衣服等差須用上衣下裳喪服亦須用上衣下裳五服各爲降殺一等紕繆鄙陋服色都除了如此便得大綱正若只去零零碎碎理會些小不濟事如今若考究禮經須是一


斬衰服之圖
一自著考究教定
附圖　習見者不復圖
領
適
適
袪
袪
衰
衽
衽
負版
衽
帶下尺
衽
裳


侯
个
上
廣二尺長四丈
射
長二丈
射
五幅各
廣二尺
長一丈
中
中
个
下
長三丈
乏
楅
斬衰之冠
齊衰之冠
鹿中

## 作樂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爲用大矣哉後世禮教雖湮猶存梗概而樂教則泯矣無聞學士高談樂理而不嫺器數聲容不嫺氣數聲容則虛而鮮據而理亦未必其盡安伶人役于聲音而不通乎義理不通義理則流而忘本而聲乃日逐於淫蕩抑知夫樂之理原於天地樂之氣叓乎律呂樂之本生於人心樂之發動以咏歌樂之聲存乎器數本末具明而後可以言樂八闋（葛天樂）扶徠（伏羲樂）下謀（神農樂）蕢枹土鼓聲容不必備矣而眞意自存及夫律呂始造乃作雲門（黃帝樂又或云黃帝作咸池）繼此而大淵

少皞樂六莖顓頊樂六英帝嚳樂大章堯樂又云堯作咸池韶舜樂夏禹樂濩湯樂武武王樂代有興作周備六代之樂以享鬼神以教國子而樂教之盛斯其至矣當秦之初韶武猶存然當孔子時樂已或殘缺失傳則韶武亦必非完璧秦改大武為五行漢改房中為壽人有宗廟大樂叔孫通因秦樂而作郊祀樂府武帝作房中祠樂唐山夫人以楚聲作而河間所獻雅樂僅存備肄朝廷所用莫匪鄭聲迨哀帝始黜鄭聲而漢室中移沿及東漢樂分四部雖律度器數猶有可考而中正和淡之實已亡矣東都之亂度數盡亡當曹魏時雖雅樂有聞人杜夔而新聲乃競進左延年柴玉至晉永嘉中伶人盡散東晉謝尚採拾樂人始備四廂金石

降及五代梁陳淫蛙周齊殺伐而樂之斵亡益盡唐初考樂（祖孝孫正宮調呂才辨音韻張文收考律呂）雖律度已亡而金石遺音可審又以參之累黍以有十二和（太宗作）十五和（元宗作）斯時音律猶未逮也顧太常閱肄樂工其拙者乃習雅樂而將何以正樂哉王朴（郭周時人）不考金石而專求之秬黍及乎宋興樂仍周舊（宋太祖以寶儼爲太常改郭氏崇德象成樂爲文德武功改郭氏十二順樂章爲十二安實用周舊）也制凡數變迄鮮成功（在建隆則和峴主之在景祐則李照主之在皇祐則阮逸主之在元豐則楊傑主之在元祐則范鎮本房庶之論在崇寧則魏漢律改爲大晟）學士意見相持伶人巧於蒙蔽而律呂終無定則元則填辭是尚而雜劇日紛明太祖宴享有樂（陶凱主之冷謙協律）朝賀有樂（如聖安治九章）聖祭祀有

樂（如凝和、和等章）壽當時稱為雅奏然竊觀太常所布似有變徵而無角聲（如用黃鐘一宮當以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而明太常所用則以黃鐘大簇仲呂林鐘南呂為調無姑洗蓋仲呂上近姑洗下近蕤賓故遂以此混作角聲是有變徵而無角也）徵亂事煩角亂民困其怗懘者多矣（觀太常所定孔廟大成樂及輯雙江所用飲酒之采蘋采蘩皆然）椒山有志於樂未能自見李文利黃積慶背謬甚為大抵三代而上器數具存人童而習其事長而知其理三代而下器數漸亡人不習樂雖遺文若有可考而紛亂終難依據抑知理器本不相離本末非有二致苟合以求之古樂豈終不復故今樂之異於古者可得而詳之矣一曰本末之分而歧途也夫樂發於聲聲衷於器

帮叓於數數本於理理一而已分而陰陽流而五行聲交於耳色接於目故十二律旋相為宮而一宮毎用五律黃鍾

一宮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變宮蕤賓變徵林鍾二宮太簇半徵南呂為商姑洗半羽應鍾為角蕤賓半變宮大呂半變徵太簇三宮南呂為徵姑洗為商應鍾為羽蕤賓為角大呂半變宮夷則變徵南呂四宮姑洗半徵應鍾為商蕤賓半羽大呂半角夷則半變宮夾鍾半變徵姑洗五宮應鍾為徵蕤賓為商大呂半羽夷則為角夾鍾半變宮無射變徵應鍾六宮蕤賓半徵大呂半商夷則半羽夾鍾半角無射半變宮仲呂半變徵蕤賓七宮大呂半徵夷則為商夾鍾半羽無射為角仲呂半變宮黃鍾半變徵大呂八宮夷則為徵夾鍾為商無射為羽仲呂為角黃鍾變半變宮林鍾變半變徵夷則九宮夾鍾半為徵無射為商仲呂半羽黃鍾變半角林鍾變半變宮太簇變半變徵夾鍾十宮無射為徵仲呂為商黃鍾變半羽林鍾變為角太簇變半變宮南呂變為變徵無射十一宮仲呂半徵黃鍾變半商林鍾變半羽太簇變半角南呂變半變宮姑洗變半變徵仲呂十二宮黃鍾變半徵林鍾

變商太簇變半羽南呂變角姑洗變半變宮應鍾變變徵宮商角徵羽爲正聲加變宮變徵爲和繆變聲只用以承接其間不列正聲不以起宮成調凡隔八以相生律旋爲宮而音止於五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也今教坊樂譜合四乙尺工正律也勾凡和繆也和變宮繆變徵變聲起調非矣又熟勾用上上亦變徵比勾字稍濁在角與變徵之間又且用上棄乙遂無角聲又有亞凡亞四亞乙亞工使十二律迭犯相陵緩胡無際夫角聲爲民小民難保角之難和固也然角之不和實器數之未衷於律苟器數果合律而擊拊有法安在其果不和而乃就用徵角之間失之甚也大抵古樂淡以和今樂淫以傷其所以淫傷者離本宮而濫於他宮失本律而泆於他

律滛濫則滛而陵節則凶故也及伶人必求滛傷以悅耳而學士不習於聲音故李照不辨鑄工之受賂揚傑不辨樂人之易鐘漢律不辨工人之變法又安在能使五色成文而不亂歟一曰樂器之不衷於律呂也律呂之氣本乎天地之氣天地之氣自然有節而律呂發之以爲聲所謂生氣之和也天地之氣開於子而黃鐘應之故黃鐘爲萬事根本黃鐘之管長九寸圍容九分（九方分）實積八百一十分（方分）約計圍當一寸零六釐強徑得三分三釐八毫強實數積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有七以此三分損益而生十有二律（按司馬遷法則黃鐘九寸居子子下生丑三分損一丑得三分之二長六寸於對沖爲林鐘丑）

上生寅三分益一寅得黃鐘九分之八長八寸爲太蔟寅
下生卯三分損一卯得黃鐘二十七分之十六長五寸三
分於對沖爲南呂卯上生辰三分益一辰得黃鍾八十一
分之六十四長七寸一分爲姑洗辰下生巳三分損一巳
得黃鐘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長四寸六分六蕤
於對沖爲應鐘巳上生午三分益一午得黃鍾七百二十
九分之五百一十二長六寸二分八蕤爲蕤賓午下生未
三分損一未得黃鐘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千二十四長
四寸一分八蕤三毫倍之爲八寸三分七蕤六毫於對沖
爲大呂未上生申三分益一申得黃鐘六千五百六十一
分之四千九十六長五寸五分五蕤一毫爲夷則申下生
酉三分損一酉得黃鐘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八千
一百九十二長三寸六分六蕤三毫六絲倍之爲七寸四
分三蕤七毫三絲於對沖爲夾鐘酉上生戌三分益一戌
得黃鍾五萬九千零四十九分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長四寸八分八蕤四毫八絲爲無射戌下生亥三分損一
亥得黃鍾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萬五千五
百三十六長三寸二分八蕤六毫二絲二忽倍之爲六寸
五分八蕤三毫四絲六忽於對沖爲仲呂亥上生子三分
益一子得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長八寸七分八蕤一

毫六絲二忽是爲變黃鐘則變律所從始矣此其法十二位順行陽下生陰陰上生陽律書所云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晉志所云在六律則當位自得而下生於陰六呂則得其所衡而上生於陽也然大呂夾鐘仲呂止得半律必用倍數乃應天地之氣蔡西山宗此據呂氏春秋及淮南子則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長六寸林鐘三分益一以上生太簇長八寸太簇三分損一下生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南呂三分益一上生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洗三分損一下生應鐘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應鐘三分益一上生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蕤賓三分益一上生大呂長八寸三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單四大呂三分損一下生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則三分益一上生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零七十五夾鐘三分損一以下生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無射三分益一上生仲呂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仲呂三分益一上生變黃鐘長八寸五萬九千零零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此隔八相生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但前法九分爲寸數皆用九爲法後法則以

十分爲寸前法逐位順生一上一下然有對沖加倍之法後法隔八相生而下生者五上生者七西山蔡氏顛倒錯亂要之律管長短則二法如一而布算以制樂器則九十以定琴瑟簫管之度則以後法爲捷云

黍當黃鐘之長以一黍爲一分而起度以千二百黍實黃鐘之管則二龠爲合而起量稱一龠之重則百黍爲銖二龠爲兩而起權衡取度者簫管琴瑟是也取量者鐘鬴是也取權衡者笙簧是也是故考工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博九寸股一尺八寸鼓二尺七寸取度黃鐘而餘律損益可推餘器取度亦可知矣獨是律呂之數往而不反故仲呂上生不及黃鐘之長於是乎有變律五聲之序以宮爲君而夾鐘以下商角或長於宮於是乎用半律凡自仲

呂轉生者皆不得合正律則於是有變半律是以古者編鐘編磬編簫笙竽之用皆徧律徧變律及半律半變以備旋宮凡定度法但以所用之律爲本宮而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角三分損一以下生和和三分益一以上生繆則自合律度而半律變律變半律自見其中矣度之之法裁紙爲條如本律之宮之長以下生則三摺之而去一識之以上生則三摺之而加一識之故周景王鑄無射則不當覆以大林用無射爲宮則仲呂爲徵黃鐘變半爲商林鐘變半爲羽太蔟變半爲角今仍用林鐘本律則羽聲反大于本宮以下而用陵上矣而漢志曰黃鐘不爲他律役凡他律起宮有用及黃鐘者皆止用變半也然京房六十律而積算不精十二本律如古而仲呂生執始子執始生去滅未去滅生時息寅時息生結躬酉結躬生變虞辰變虞生遲內亥遲內生盛變午盛變生分否丑分否生解形申解形生開時卯開時生閉掩戌閉掩生南中巳南中生丙盛

于丙壓生安度未安度生屈齊寅屈齊生歸期酉歸期生路時辰路時生未育亥未育生離宮午離宮生陵陰丑陵陰生去南申去南生族嘉卯族嘉生鄰齊戌鄰齊生內負巳內負生分動子分動生歸嘉未歸嘉生隨時寅隨時生未卯酉未卯生形始辰形始生遲時亥遲時生制時午制時生少出丑少出生分積申分積生爭南卯爭南生期保戌期保生物應巳物應生質未子質未生否與未否與生形質寅形質生惟汗酉惟汗生依行辰依行生包育子包奇生謙待未謙待生未知寅未知生白呂酉白呂生南授辰南授生分烏亥分烏生南事午是為六十律夫律呂之數往而不反然變律之用實止于六則自執始至遲內可有用而盛變以下實無用也況依行以下蹤越錯亂以取是于六十之數尤為妄作由其于三分不盡之算或棄或增故如此劉歆協三統亦非能徧合劉啟以黃鐘為天統當乾之初九林鐘為地統當坤之初六太簇為人統當乾之九三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律呂豈能備合況背易十二簡因設家周尺而造其術亦本京房錢樂三百六十律劉宋時人又由南事而衍之為三百六十律沈約分部母子亦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

〔本律爲一部以母隨子統所多寡合爲一部〕梁武四通〔立四器爲通制十二笛以爲通聲〕鄭譯七均〔隋人因琵琶七調而立七均〕祖孝孫八十四調〔以十二律旋爲六十聲八十四調〕是變律亦以起宮〔如執始以下〕變聲亦以起調〔十二律旋宮每宮五調則六十調變聲不以起調也今變聲亦以起調則每宮七調而凡八十四調非也〕益支益離聲益流蕩器數之所以紛而難協也〔如荀勗十二笛阮咸譏其太高鄭譯七調二十八變何妥非其太多足也〕顧律本於聲氣之元而度由律生司馬遷亦弟據漢書正本之度以立言傎也取黍貲律只以起量而黍有大小肥瘠王朴專求之累黍〔宋李照以縱黍累尺胡瑗以橫黍累尺房庶實黍于管以求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徑范鎮用龠斛之法而不合于累黍〕泥也律有長短而規圓則同〔孔穎達說可證〕而孟康因漢志之說遂謂凡律圓徑不同各以

圍乘長得數如謂林鐘圍六分太簇圍八分之類非也以黍爲分則寸爲十分所謂黃鐘九十分也以九起算則寸爲九分黃鐘八十一分是也律書以九起算則乘除小數可盡淮南以十起算則乘除難分故約之以彊弱至胡范則不知此數而强爲之法通典則自南呂而下各自爲法皆失之矣何承天劉焯之譏京房六十律當矣然欲增林鐘以下十一律之分使仲呂上生黃鐘還得黃鐘實數則反不如京房之自然也胡安定以九分之圍爲九方分得矣然欲減林鐘以下諸律之圍徑以就黃鐘清聲夷則南呂徑三分圍九分無射徑二分八釐圍八分四釐應鐘徑二分六釐五毫圍七分九釐五毫則反不如和峴之條理也李照范鎭止用十二正律則

君臣事物迭相陵犯其又何以爲樂也夫器數取則於律呂而律呂之度先紛紜無定若此況以之制器又何以使八風從律而不姦也歟一曰律呂之不合於中聲也夫以度定律則歷朝之尺度不同隋志十五等尺一周尺二晉田父玉尺三梁表尺四漢官尺五魏尺六晉後尺七後魏前尺八中尺九後尺十東魏後尺十一蔡邕銅龠尺十二宋氏尺十三開皇律呂水尺十四雜尺十五梁俗間尺長短各有不同又五代王朴準尺宋和峴景表尺大府布帛尺又阮逸胡瑗橫累百黍爲尺鄧保信縱累百黍爲尺又徽宗以指三節爲三寸曰大晟樂尺以黍準律則秬黍之大小不類然則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起度者蔡季通其有特見歟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故莫若多截竹筩吹之其竹

筒或長或短每差一分為一管度其圍徑使如法乃更迭吹之應中聲可得淺深列之而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鐘定而十二律皆可取衷度量權衡受法百度得數而有常矣然猶有說焉以人聲求天地之聲不若考天地之氣以正人聲則布管以候氣固求律之本也候氣之法為室三重各啓門為門之位外之以子中之以午內之以子塗釁周密布緹幔室中上圓下方依辰位埋律管使端與地齊以薄紗覆之實葭莩之灰其中以候氣至則灰飛動㝅小動為和大動為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為君嚴猛之應為氣所動者其灰散為物所動者其灰聚布管之說不一當以此為是亦多截為管以擬律而分室布候之可也獨是天之氣候亦或有愆而地之得天更多不一南方之得氣常早北方之陽至每遲又非精於曆算則節氣尤不能無失則欲驗生氣之和者殆猶有

未易言也一曰太和之必本於君德也夫陰陽理而後和故君人者必先以一人之和致天下之和然後能以天下之和感天地之和而日月順軌四時不忒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然後宅土中以理律管應律協而天氣應之且律呂雖有定聲而人氣不和則吹之其聲又變故聲音之道與政通焉舜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感召尤爲至微也一曰淫聲不可不絶而學士不可不使之知音也古之樂以教士而今樂掌於伶人學士羞執其器古之樂以和神人養德性而今樂導欲增悲君子之所擯遠夫鄭衛之音先王不以之亂雅樂而梨園雜劇恆舞酣

敬敗風亂俗費財生禍又不止於亂正樂也此盛王之所不可不禁絕者也干戚羽籥人士之恆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由今觀之所謂立成者果安在哉今誠使嚴之君身以立其本候之中氣以合其和精之度數以制其器釋其詩章俾無雜以淫僻和其聲音使可被之管弦別其旋宮使無姦於律呂夫如是而雅樂可興然後頒之庠序使人士皆肄習之以用之祭祀用之射鄉用之燕享尤必火雜劇之書嚴演戲之禁人俳優之人以絕淫哇之聲則樂教可興人材可成而移風易俗之盛可睹

易豫卦大象傳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

樂由陽作陽氣動而始和雷出地奮所謂生氣之和也作樂崇德亦以和而已蔡子所謂律於陰則不書者此也然則作樂而不求之聲氣之元非樂矣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樂之氣本乎天而樂之生自人心人心隨所感而有聲聲隨所感之順逆而變而其變又有淸濁高下以成方此則人之氣合乎天地之氣機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者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六者之動人情所不能無惟發而中節斯謂之和不有以節之則始流而淫慢凶過矣範之以生氣之和道之

以五常之行使六者之情聲一發于正而淫慢凶過之
聲不得作焉則所以和其聲也
舜命夔曰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
倫神人以和
直寬剛簡氣之各得乎陰陽者也以樂教之使化其偏
使其溫栗而無虐傲以相濟也蓋感於物而有志形於
聲而有言言不一而成詩而歌以永之則五聲必有成
文者矣聲之高下清濁無準故必範於律呂以和之此律
呂不在八音即人聲之律呂如今人唱曲子雖不審一
配以絲竹亦必有工尺腔犯牌名不得亂唱也

以定和則律呂之和否與其志其詩有相符而不可掩者於以播之八音音怗懘而不和陵節而相犯則淫慢凶過也克諧而無相奪倫則淡以和也必欲其音之淡以和乃所以平欲釋躁而使直寬剛簡者有溫栗之矣無虐傲之失也此以天地生氣之和和人聲之不和以歸于和之道也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樂其可知言樂匪難知也翕純皦繹四者淺言之只音聲之末深言之則器失其度不能翕如純如皦如繹如

律失其序不能翕如純如皦如繹如器失度樂器不合於律度也律失序如用黃鐘宮而溢入大呂宮或當用半而用全當用變而用正上下大小相陵亂也此審音知樂太師之職掌也器度律序矣而有不翕不純不皦不繹則人聲之乖戾生於人心故審樂以知政太師所當察也故曰樂其可知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

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音生於心情流而音不能不與之流律以和聲音變而律不得不隨之變五聲上下相生有自然之序此生氣之和也人心失其和而不和之氣應之於是有怗懘之音矣宮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角[illegible]宮皆如此則合律而各得其和平若一有失序則相陵奪如用蕤賓七宮則下生大呂爲徵只是半律徵上生夷則爲商用正律商下生夾鐘爲羽只用半律羽上生無射爲角用正律如是則五聲有序而和若使用大呂夾

鐘正律則徵羽大於宮商是徵羽皆亂矣又五聲各衷
於律如蕤賓之宮聲稍平則濫入仲呂聲稍高則入變
律以漸濫於林鐘是皆怗懘若今人以變律起
宮調亦然大抵宮聲一亂則五聲無不亂者迭相陵
則不止於怗懘大抵音過平則淫慢音太清則凶過至
有棄律度之正而不守者周子所謂妖淫愁怨也如是
而爲亂世亡國之音矣古之正樂只是淡和而妖淫愁怨之音乃至足悅耳如晉平公

問師曠曰音無哀於此者乎是只求哀怨以悅耳也此
古音之所以不復也苟勗十二笛阮咸議其過高今俗
人有知音者亦謂今用合字太高今之南曲用合四上
尺工六五而棄乙其不用角音者亦以宮聲既高拔其
下生遂用近角之變徵以代角而不復有是以古之聖
角聲也豈非五者皆亂而迭相陵之過乎

人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內五言也化民者
亦宜知愼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樂以章德舞以象功帝王功德之盛先後一揆故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此六代之樂之所同也然功德之實有不同則氣象之間又自有不能無異者聖人不能揜亦自無庸揜也知此者可與言樂矣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曰非武音也子曰

若非武音則何音也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某之聞諸萇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旣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聲淫及商謂淫液之餘聲多商聲也商者西方肅殺之

聲聲淫及商是武王有尚武之志也備戒已久擊鼓備戒之久而後出也遲之遲而又久旣出而又久立於初綴以待也總干山立卽久立於綴時事武王有武而不用以至諸侯畢就不得已而後伐商故旣戒備已久惟恐不足以當衆之歸而又總干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則武王之非尚武可見矣此一成而北出時也分夾而進卽夾振之發揚蹈厲四伐盛威也事蚤濟所謂時哉不可失會朝清明也此再成滅商也三成而南反商政而興滅繼絕時也四成而南國是疆大巡天下也坐而致右憲左象周召之文治五成而分左右時也六成

復綴以崇天子天下宗周武功之成也古樂皆無可考雜書有畫韶舞圖殆不足據惟武樂於此略可想見今以周詩證之武爲大武之首章總言武功始終也賚爲大武之三章卽三成而南大賚四海也桓爲大武之六章於昭于天皇以間之是武之成也此春秋傳爲可據者而酌之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此殆由久立而夾進時乎般言敷天之下裒時之對然則殆所云南國是疆也周召之治則於詩亦未有考矣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

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聽新樂而忘倦情之流也情流而不反則害矣由子夏言之則今樂古樂之不同如此而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者孟子志在格其心心正而好惡同民則樂之本也然果好惡同民則今樂亦將非所好矣以論樂則子

夏之言爲正也

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旣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

大當者民遂其生也立紀綱制之禮也周子所謂禮先樂後也德音之謂樂則新樂不可謂之樂矣古樂之作也如此故播之足以爲教而化民成俗也作樂豈易言哉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

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

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奏金奏歌工歌奏以律歌用呂而各取律呂之合所以協天地之和也所用律呂謂各以某律爲宮非專用某律也日月會於元枵而斗杓建丑日月會於星紀而斗杓建子故子與丑合日月會於析木而斗杓建亥日月會於娵訾而斗杓建寅故寅與亥合日月會於壽星而斗杓建酉日月會於大梁而斗杓建辰故辰與酉合日月會於鶉火而斗杓建未日月會於鶉首而斗杓建午故午與未合日月會於實沈而斗杓建巳日月會於鶉尾而斗杓建申故申與巳合日月會於降婁而斗杓建卯日月會於大火而斗杓建戌故戌與卯合日月所會於天分其次舍斗杓所指以地定其方隅而律呂中焉故以是爲天地之合其所取用之宮律或作樂之舊而周因之也然不可考矣凡六樂

者以下何氏謂分六代之樂以祀四方百物而極言感通之妙讀者不可以辭害意是也但此節恐有譌字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

禮矣

此盖亦言感通之妙其所謂爲宮爲角云者蓋用是宮而爲是調如所謂徵招角招也起宮與起調不同起宮者用某律爲宮聲也起調則於某宮之中又用某聲起調亦仍用某聲收調也如此章圜鍾爲宮則是夾鍾宮起調首尾皆用夾鍾律五聲成文於中也黃鍾爲角則是黃鍾角調調首尾用姑洗起調收調也太簇徵者太簇三宮而起調收調用南呂也姑洗羽者姑洗五宮而起調收調用大呂也函鍾宮卽林鍾二宮起調收調用林鍾也太簇角者太簇三宮而起調收調用蕤賓也姑洗徵者姑洗五宮而起調收調用應鍾也南呂羽者南呂四宮而起調收調用蕤賓也黃鍾宮卽黃鍾一宮起調收調用黃鍾也大呂角者大呂八宮而起調收調用仲呂也太簇徵者太簇三宮而起調收調用南呂也應鍾羽者應鍾六宮而起調收調用夷則也不然則圜鍾爲宮無用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之理六十調見後圖考不用商調或祭祀所不用或周家所

不用也周尚木德不用商聲玉藻篇謂佩玉亦無商六變八變九變云者劉原父曰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簫韶之樂九變而終是也虞書曰簫韶九成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淫聲者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也過聲者急微噍殺之音也凶聲者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也慢聲者五聲皆亂上下相陵之音也四者之中慢聲爲甚往來於律呂之間聲無定守而淫液不能自止故如水之滌濫此淫聲也含律而上聲轉益高故急促焦枯此過聲也上下不常律不能範作爲變聲故猛厲粗急此凶聲也至於雜亂之致上下皆失其序則慢矣導欲增悲有國者之所必禁也今之南曲及弋腔淫聲爲多北曲稍和然亦近於過矣秦曲及所謂

課澀者則凶聲也而究者比於慢可不禁哉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子太簇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陰聲大呂丑應鐘亥南呂酉函鐘未小呂巳夾鐘卯皆文之以五聲文之各宮用五律以成文也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五聲之序與五行之序却相反五行之序水火木金土五聲之序却是土金木火水皆播之以八音金鐘鑄石磬土塤革鼓鞞鼗應鼙絲琴瑟木柷敔匏笙竽竹簫篪管篴籥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凡國之瞽矇正焉以六詩爲樂之章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也以六德爲之本則本之性情而道五常之行矣以六律爲之音則稽之度數而合生聲之和矣此所以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此其所以

爲先王之樂也夫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一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一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頌磬以和工歌小于笙磬笙磬以和笙奏者也頌鐘笙鐘亦然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磬縣掌于眡瞭者以瞽矇皆審音而不便于戛擊也　一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碮此以下皆主鐘而言以金爲八音之首也鐘形高則聲混濁而不明矣正聲緩鐘形直則聲太緩矣下聲肆形短則聲流放陂聲散形偏則聲散亂險聲斂形弇則聲收閉達聲贏形大則聲盈溢微聲韽形小則聲不成韻回聲衍形圓則聲蔓衍而無鴻殺侈聲筰中約下後則聲迫急弇聲鬱中寬下斂則聲鬱欝薄聲甄太薄則聲掉震厚聲石太厚則朴

而無聲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此二句亦正樂之大要既合之以度數又必審其聲而劑量之則樂器無不合律矣凡和樂亦如之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　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九夏蓋有聲無辭今無可考　掌鼙鼓縵樂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舂牘以竹爲之長七尺其端兩孔舂地作聲應亦竹爲之長六尺五寸中有椎亦舂于地雅狀如漆筩而弇口長五尺二寸以羊韋鞔之亦舂于地三者皆祴夏所用所以節行步也　鎛師掌金奏之鼓　韎師掌教韎樂東夷之樂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　籥章掌土鼓豳

籥章 籥龡豳詩龡豳雅龡豳頌豳樂另設官掌之崇本俗重農事也 鞮鞻氏
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四夷之樂舞亦設官掌之祭祀則陳於門外大一統也其人來王則
以是樂之使敎本俗也掌之以中國之官則亦有所統而湼傷不作矣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僸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帥其屬而設筍虡 司干掌舞

器

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
正田役敎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八面鼓鼓神祀以靈鼓六面鼓
鼓社祭以路鼓四面鼓鼓鬼享以鼖鼓二面鼓長八尺鼓軍事
以鼛鼓長丈二尺鼓役事以晉鼓六尺六寸鼓金奏以金錞錞形如鐘有舌
和鼓以金鐲鐲形如小鐘節鼓以金鐃如鈴無舌秉而擊之止鼓以金鐸

通鼓（金錞大鈴金口金舌）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　舞師掌教兵舞（干戚）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析羽）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析白羽）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五色羽）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

大司樂至此周時樂教之略可見其古樂之詳則有不可考者矣

蔡西山律呂新書（纂）黃鐘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以漢志斛銘文定）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

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秦氏算每重得九九方分寶得徑三分四釐六毫彭魯齋密算以長九寸爲九萬萬忽依算經少廣章所載宋祖冲之密率乘除得周圓長的計十分六釐三毫六杪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又以圓周求徑計三分三釐八毫四杪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特徑數自八毫以下非可細分而算法積忽與杪不容不然短按黃鐘圓徑之數當以此爲的蓋黃鐘長九寸者以九分爲寸也則八百一十分與圓九方分者亦九釐分也則以求圓徑亦當以九釐之分爲法而後合而先儒所求圓徑則用千釐之分又以圓開方以方求圓之法慮加實退未爲密率此所以參差不合而積之則不止八百一十實矣如彭氏法則以寸十分爲則而後以十求之此其所以的也）

黃鐘之實（以淮南子漢前志定其寸分釐毫絲之法以律書生鐘分定）

子一（黃鐘之律）丑三（爲絲法）寅九（爲寸數）卯二十七（爲毫法）辰八十一（爲分數）巳二百

四十三爲釐法午七百二十九爲釐數未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分法申六千五百六十一爲毫數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寸法戌五萬九千〇〇四十九爲絲數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之實〇每爲三忽〇此數以三三而得每迭用三歸歸之則可見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九寸爲黃鍾

黃鍾生十一律子一分一爲九寸丑三分二一爲三寸〇三分黃鍾而得十二分即長六寸也以下大約放此寅九分八一爲一寸〇九分黃鍾而得八也卯二十七分十六三爲一寸一爲三分〇二十七分黃鍾而得十六也辰八十一分六十四九爲一寸一爲一分〇八十一分黃鍾而得六十四也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二十

七爲一寸三爲一分一爲三釐〇二百四十三分黃鍾而得一百二十八也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八十一爲一寸九爲一分一爲一釐〇七百二十九分黃鍾而得五百一十二也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二百四十三爲一寸二十七爲一分三爲一釐一爲三毫〇二千一百八十七分黃鍾而得一千二十四也申六千五百六寸一分四千九十六七百二十九爲一寸八十一爲一分九爲一釐一爲一毫〇六千五百六十一分黃鍾而得四千九十六也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二百四十三爲一分二十七爲一釐三爲一毫一爲三絲〇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黃鍾而得八千一百九十二也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七百二十九爲一分八十一爲一釐九爲一毫一爲一絲〇五萬九千四十九分黃鍾而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也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

五千五百三十六〔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為一分二百四十三為一釐二十七為一毫三為一絲一為三忽○此與上條參看○作此算法者以為三分損益之法也要用裁紙條三叠摺法損益求之最為捷法〕

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鍾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一也陽數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鍾南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

十二律之實　子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全九寸半無○半無者分之不盡也〕丑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全六寸半三寸不用〕寅

太簇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全八寸半四寸）

卯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全五寸三分半二寸六分不用）

辰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全七寸一分半三寸五分）

巳應鐘九萬三千五百十二（全四寸六分六釐半二寸三分三釐不用）

午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全六寸二分八釐半三寸一分四釐）

未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半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申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全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半二寸七分二釐五毫）

酉夾鐘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五絲半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

戌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全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半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

亥仲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全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半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二忽○此寸分毫釐絲皆以九為則）

變律二 黃鐘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仍小分四百八十六〇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〇此用前仲呂之實六三乘之爲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益一得一萬二千六百七十萬零一千九百六十四爲黃鐘乃復以六三約之得黃鐘本數零數則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而其餘仲呂小數仍有四百八十六也 林鐘十一萬六千五百口口八小分三三百二十四〇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三初半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有六初 太簇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小分四百三十二〇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半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 南呂十口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小分四十五〇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秒半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初三秒 姑洗十三萬八千口口八十四小分六十〇全七寸一釐一毫二絲一初二秒不用半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初秒 應鐘九萬二千口口五十六小分四十〇全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

一初四秒零半二寸三分三毫六絲六忽六秒零不用

律生五聲、宮聲八十一（即黃鍾之數）商聲七十二（即太簇之數）角聲六十四（即姑洗之數）徵聲五十四（即林鍾之數）羽聲四十八（即南呂之數。此因黃鍾九寸寸九分則八十一分、也三分損益以生徵商羽角其數如此）或曰此黃鍾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為五聲再以本律約之則亦同此數也（此立以為宮生五聲之數則然或以為琴瑟弦之絲數則不然也）

變聲　變宮聲四十二（小分六）變徵聲五十六（小分八。此用前角聲六十四之數而兩三之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二變乃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原數存其餘數以為強弱也）

此因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閒

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爲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爲變宮古人謂之和繆以濟五聲之不及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按此則一宮變徵用蕤賓爲而今人變徵用仲呂上非矣又二變不以爲調則琴瑟不設此二弦可知今人謂琴之七弦文武所加卽此和繆却不知文武所加二弦乃清宮六清商五此半律之義原非變宮凡變徵外也

八十四聲此圖斜飛如林鐘爲黃鐘之徵太簇爲黃鐘之商南呂爲黃鐘之羽姑洗爲黃鐘之角而加二變也

十一月黃鐘宮

六月林鐘宮　黃鐘徵

正月太簇宮　林鐘半徵　黃鐘商

八月南呂宮　太簇徵　林鐘商　黃鐘羽

三月姑洗宮 南呂徵半 太簇商 林鐘羽半 黃鐘角
十月應鐘宮 姑洗徵 南呂商 太簇羽 林鐘角 黃鐘變宮
五月蕤賓宮 應鐘徵半 姑洗商 南呂羽半 太簇角 林鐘變宮半 黃鐘變徵
十二月大呂宮 蕤賓徵半 應鐘商半 姑洗羽半 南呂角半 太簇變宮半 林鐘變徵半
七月夷則宮 大呂徵 蕤賓商 應鐘羽半 姑洗角 南呂變宮半 太簇變徵
二月夾鐘宮 夷則徵半 大呂商 蕤賓羽半 應鐘角半 姑洗變宮 南呂變徵半
九月無射宮 夾鐘徵 夷則商 大呂羽 蕤賓角 應鐘變宮半 姑洗變徵
四月仲呂宮 無射徵半 夾鐘商 夷則羽半 大呂角 蕤賓變宮半 應鐘變徵半
黃鐘變 仲呂徵半 無射商半 夾鐘羽半 夷則角半 大呂變宮半 蕤賓變徵半
林鐘變 仲呂商全 無射羽半 夾鐘角全 夷則變宮半 大呂變徵全

大簇變　仲呂半羽　無射半角　夾鐘半變宮　夷則半變徵

南呂變　仲呂全角　無射半變宮　夾鐘全變徵

姑洗變　仲呂半變宮　無射半變徵

應鐘變　仲呂全變徵

惟黃鐘不為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以上下之不可相陵也故用半聲以自仲呂轉生之非復黃鐘正律也故有變律凡用變律者皆自仲呂轉生也大呂太簇宮一半聲夾鐘姑洗宮二半聲仲呂宮三半聲蕤賓林鐘宮四半聲夷則南呂宮五半聲無射應鐘宮六半聲蕤賓宮一變律大呂宮二變律夷則宮三變律夾鐘宮四變律無射宮五變律仲呂宮六變律變律止於六餘律無變雖可迭變如京氏說於樂亦無所用之也黃鐘正律有全無半變律用半不用全林鐘南呂應鐘不用半其律短也變律則太簇姑洗不用全其管仍長也應鐘不用半

極之至也凡此皆自然而然非人爲也

以周禮淮南子禮記

六十調鄭氏註孔氏正義定

| | 宮合 | 商四 | 角乙 | 變徵勾 | 徵尺 | 羽工 | 變宮凡 |
|---|---|---|---|---|---|---|---|
| 黃鐘宮 | 黃正 | 太正 | 姑正 | 蕤正 | 林正 | 南正 | 應正 |
| 無射商 | 無正 | 黃變半 | 太變半 | 姑變半 | 仲半 | 林變半 | 南變半 |
| 夷則角 | 夷正 | 無正 | 黃變半 | 太變半 | 夾半 | 仲半 | 林變半 |
| 仲呂徵 | 仲正 | 林變 | 南變 | 應變 | 黃變半 | 太變半 | 姑變半 |
| 夾鐘羽 | 夾正 | 仲正 | 林變 | 南變 | 無正 | 黃變半 | 太變半 |
| 大呂宮 | 大正 | 夾正 | 仲正 | 林變 | 夷正 | 無正 | 黃變半 |
| 應鐘商 | 應正 | 大正 | 夾半 | 仲半 | 蕤半 | 夷半 | 無半 |

南呂角　南正應正大半夾半姑半蕤半夷半

蕤賓徵　蕤正夷正無正黃變半大半夾半仲半

姑洗羽　姑正蕤正夷正無正應正大半夾半　大

太簇宮　太正姑正蕤正夷正南正應正大半

黃鍾商　黃正太正姑正蕤正林正南正應正

無射角　無正黃變半太變半姑變半仲半林變半南變半

林鍾徵　林正南正應正大半太半姑半蕤半

仲呂羽　仲正林變南變應變黃變半太變半姑變半　太

夾鍾宮　夾正仲正林變南變無正黃變半太變半

大呂商　大正夾正仲正林[illegible]夷正無正黃變半

應鐘角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夷則徵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羽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米

姑洗宮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商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鐘角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南呂徵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鐘羽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投

仲呂宮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夾鐘商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大呂角　大正夾正仲正林變夷正無正黃變半

無射徵　無正黃變半太變半姑變半仲半林變半南變半

夷則羽　夷正無正黃變半太變半夾半仲半林變半

蕤賓宮　蕤正夷正無正黃變半大半夾半仲半

姑洗商　姑正蕤正夷正無正應正太半夾半

太簇角　太正姑正蕤正夷正南正應正大半

應鐘徵　應正大半夾半仲半蕤半夷半無半

南呂羽　南正應正大半夾半姑半蕤半夷半

林鐘宮　林正南正應正大半太半姑半蕤半

仲呂商　仲正林變南變應變黃變半太變半姑變半

夾鍾角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大半變

黃鍾徵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羽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兵

夷則宮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商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角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大呂徵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應鍾羽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戲

南呂宮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鍾商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角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太簇徵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鐘羽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全正

無射宮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夷則商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角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夾鐘徵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大呂羽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韭

應鐘宮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商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鐘角　林正南正應正大半太半姑半蕤半

姑洗徵　姑正蕤正夷正無正應正大半夾半

太簇羽　太正姑正蕤正夷正南正應正大半　變

此十二律旋相爲宮凡六十調其變宮變徵不可爲調也

按此每律五調如黃鐘爲無射之商爲夷則之角爲仲呂之徵爲夾鐘之羽而黃鐘爲本宮本宮以黃鐘起調以黃鐘畢曲則爲黃鐘宮調若用無射宮而以黃鐘起調以黃鐘畢曲則謂之無射商調用夷則宮而以黃鐘起調以黃鐘畢曲則謂之夷則角調也餘皆放此

以上考律呂

考工記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鐘口兩角銑閒謂之于鐘脣于上謂之鼓正當所擊之處鼓上謂之鉦鐘要鉦上謂之舞擊而震動之處也

舞上謂之甬（鍾下覆處）甬上謂之衡（鍾柄也）鍾縣謂之旋（鍾紐有孔繫之可旋轉也）旋蟲謂之幹（紐上辟邪之形旋轉為飾此鍾之幹也）鍾帶謂之篆（鍾有四帶橫東鍾身為雲雷之文如篆也）篆間謂之枚（帶間有鍾乳夾鼓可枚數也）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攠謂當擊處靡深如隧也）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假如兩銑相去一尺則圍二尺其鉦之圍則一尺八寸是鉦得銑十分之八則形下侈而上斂之度不直不侈不弇也）以其鉦為之銑間（兩銑各二寸則銑間亦八寸也）去二分以為之鼓間（如上法則鼓間得六寸也）以其鼓間為之舞脩（舞之橫與鼓等也）去二分以為舞廣（舞之從則四寸也）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甬之長如鉦也）以其甬長為之圍（甬長八寸則徑二寸七分倍之五寸八分以強也）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衡上覆又約去三分之一則衡徑四寸以弱也）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

旋旋蟲虞上二分下一分也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與典同同旨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為隧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按鐘有特鐘有編鐘特鐘特懸即鎛也當備十二律每奏某宮某調則先擊此某律之鐘以宣之所謂金聲也有歌鐘有笙鐘皆編笙鐘大於歌鐘歌鐘二倍律則笙鐘四倍律也編之者備十二律及六變律及半律故或十八或二十四或三十二共懸一架以和笙歌當歌某字則擊其律以發其聲逐字亦金聲之也大抵編鐘之用如今人之所謂鐃鑼鐘如律則聲正矣

右金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上埀曰句下直曰倨句郎股也倨郎鼓也博爲一九寸也股爲二股長尺八寸也鼓爲三鼓長二尺七寸也矩三尺合股與鼓四尺五寸則一矩有半矣以九爲數黃鐘之度也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鼓博六寸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厚二寸也已上則摩其旁聲太高則摩其旁使稍狹已下則摩其耑聲太平則摩其端使稍短〇此舉黃鐘一律爲法而餘律損益可知大約大小當同而以厚薄損益調聲如琴身之度取黃鐘而七弦則以粗細損益也〇磬有特磬每磬特懸亦備十二律於奏某宮其調則曲終擊此其律之磬以收韻所謂玉振之也有歌磬笙磬皆猶如鐘法如歌某字則擊某律以收其韻使其終諧然亦逐字玉振之也

右石

雜考凡此多得之雲南省志及興化縣志

塤雅塤大如鴈卵頌塤大如雞卵雅塤高四寸中虛者三寸六分

厚二分造法先繞線爲度而上出其緒乃搏埴其外乾之自內抽緒去線則中虛矣埴外布絲之內以卵白盪之乃鑽其孔孔上出者曰吹孔徑三分前三孔平列二下近底一後二孔孔列中皆徑二分吹塡開孔平吹合宮重吹合商開前右孔合角開前下孔合變徵開前左孔合徵後合後左孔合羽後右孔合變宮○按此合律法無理當是前布孔合宮前下孔合商前左孔合角後左孔合徵後右孔合羽有五聲而無和繆耳

右土

考工記韗人爲皐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此晉鼓之法皐陶鼓腔也鼓腔之版每片兩頭廣六寸中廣一尺是合二十片而成腔端圍一丈二尺徑四尺爲鼓面而中圍二丈也上三正者中穹端約皆如一也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比晉鼓長一尺四寸故中圍加三之一三丈也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中高旁下如磬之折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
應雷發聲也
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鼓不和五聲而亦必有法制如此○鼓以警戒則在末作樂之始鼓以節樂則在字句之間
○拊
縫韋爲鼓中實以糠以手兩頭拍之爲工歌之節
鼗
長六寸六分面四寸有柄中繫兩耳持其柄而搖之旁兩耳運自擊爲笙奏之節毋奏一句終則播鼗以積上句起下句也
鞭
小鼓節笙奏
鼙
以和晉鼓如今之盆鼓
應
以和鞭小鼙也

右革

雜考

琴說及雲南志

琴
身三尺六寸定三寸六分梓日脅含中日舌上覆日定棗日承露隆者日岳岳後日項初廣日肩肩後日翅翅後日要要後日髀尾日翠舌下日雙鳧露下日越承越者軫隧翅下穴日臏腰下有鶩足腰下穴日聲尾後日齦髮控弦日扣控扣日軫鼓者日弦弦節日後肯廣七寸二分翅博八寸要如翅之牛尾君翅四之三岳穹牛寸○凡合琴舌間底面共厚一寸二分兩旁連軫共高二寸四分承露之間中共厚一寸三分牛兩

旁共厚九分岳後項間中厚一寸四分七兩旁厚一寸一分面收殺三分底收殺七釐肩間中厚一寸五分兩旁厚七分面收殺七分底收殺一分中徽間中厚一寸四分兩旁厚六分半面收殺六分半底收殺一分十徽間中厚一寸三分兩旁厚七分面收殺五分底收殺一分冠前中厚一寸二分半兩旁厚六分面收殺五分底收殺一分尾後中間底面收殺共厚一寸三分岳前定居琴身十之一五分其身三為上二為下自岳至肩面肥而平自肩至腰以並於弦外面之幔圓而肥自足以後身瘦而圓也○凡取村擇本末之中而用之沉之水以觀其陰陽以陰為底以陽為面立夏而斲材深秋而合膠立冬而合之春分而漆之凡經歲而琴成○凡徽琴三尺六寸半之為中徽中徽內外之中為四徽十徽四徽及岳之中為一徽十徽及獻之中為十三徽岳舉一徽三分去二以其一為一徽二徽之間岳舉四徽五分去四以其一為三徽四徽之間岳舉四徽三分去二以其二為四徽五徽之間五分去一以其四為五徽六徽之間外以獻為度亦如之八徽之與六徽九徽之與五徽十徽之與四徽十一徽之與三徽十二徽之與二徽十三徽之與一徽相去內外一也○凡定律琴身四倍黃鐘中徽兩黃鐘也四徽一黃鐘也以身之長三

分去一為林鐘應九徵林鐘三分益一為太簇應十三寄
外太簇三分去一為南呂應八徵稍內南呂三分益一為
姑洗應十一徵稍外姑洗三分去一為應鐘應八徵內三
寸四分應鐘三分益一為蕤賓應九徵半蕤賓三分益一
為大呂應蕤內一寸八分大呂三分損一為夷則應八徵
半夷則三分益一為夾鐘應十二徵稍外夾鐘三分去一
為無射應八徵內一寸二分無射三分益一為仲呂應在
十徵自中徵以內上九分為大呂十二分為太簇又六分
為夾鐘又寸為姑洗又七分為仲呂又九分為蕤賓又八
分為林鐘又五分為夷則又七分為南呂又八分為無射
又四分為應鐘又三分為四徵四徵以上又之乃不成聲
○凡弦樂為上蜀次之黍肩次之原蠶次之宮二百四十
綸商二百單六綸角一百七十二綸錢與商同羽與角同
清宮一百三十八綸清商一百單四綸宮商角絃纏凡
弦大則不清細則易短○凡上弦抑譜彰而絃之自一弦
始聲應黃鐘乃纏之應足二弦太簇也三弦姑洗四弦林
鐘五弦南呂也六弦清宮也七弦清身八尺一寸定九
商也既經而調之以彰旋轉兩準之琴寸身七尺二寸首
尾縮直首博一尺一寸九分岳弯八分底穴徑三寸橫四
寸尾博一大一寸七分底穴徑四寸脩五寸越疏分半首

闕中通足高四寸兩旁各高三寸尾闕中通足高五寸兩旁各脩三寸五分柱高如岳○凡弦大弦一百六十綸清弦各百綸大弦纏七綸內外各備十二律中一弦朱之不以鼓○布柱遠近如十二律之度內外一也乃上下其柱而調之

右絲

周禮注纂 柷如漆筩中有椎柄動擊其旁以合樂 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東壁有穴徑三寸四壁繪以雲氣上一穴以出柄中以椎柄連底搁之凡將作樂則以椎左右擊各一舂其底一也 敔刻木為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櫟之以止樂 敔形為伏虎下有承跌背刻二十七鉏鋙以鐵櫟之作聲鐵長一尺以竹為之三分其長而劈其一八析如帟其中有籥樂將終則以鐵三擊敔首又三戛其背也○張爾公發柷圉只用以合樂止樂則八音之中無木音因謂柷圉之用當如今之用魚版木魚居檀板之間是板以合音魚以止音也覆先儒從無此說只當以舊說為正

右木

周禮注纂笙列十三管於匏中竽三十六簧宮管在中笙十三簧宮管在左大笙十九簧小笙日和十三簧笙下有壺壺中植管管本受簧壺旁受葉葉壺底日䑋管各有孔其二內孔其餘外孔簧以精銅爲葉葉當管隊栖以松脂管要束之以綈孔居籍下之半第一管七寸外孔簧應姑洗二管七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八寸內孔簧應南呂四管八寸有半內孔簧應夾鐘五管九寸外孔簧應應鐘六管八寸半外孔簧應蕤賓七管八寸外孔簧應夷則八管七寸半外孔簧應無射九管七寸二分無簧十管七寸有半外孔簧應變黃鐘十一管八寸一分外孔簧應太簇十二管九寸外孔簧應變大呂十三管八寸半無簧十四管七寸半外孔簧應黃鐘十五管七寸二分外孔簧應林鐘十六管七寸無簧十七管六寸半無簧此和制也一管應清蕤二管應仲呂三管應姑洗四管應太簇五管最長應應鐘六管應蕤賓七管應南呂八管應大呂九管應變姑十管短應夾鐘十一管應夷則十二管應變黃十三管應清仲十四管最長應黃鐘十

五管應林鐘十六管應無射十七管應清大十八管應變太千九管應清夾此巢制也○竽長二尺四寸制未有考○笙之發音在簧閒其孔則應聲不閉之孔不鳴列管雖有長短無與於聲律○簧音不協律則以松脂鎔骨點之太清則加點大濁則磨之○唐荆川謂堯無與於音張爾公和其說謂後世用鑞木音更清好而泥古者用鏑音歟劣濁噫爾公之所謂清好正後世之嬌淫愁怨也爾公之所謂劣濁者正古樂之所爲淡和也爾公安知樂哉

右匏

周禮注 纂 簫編小竹爲之大簫管二十四管小簫爰十六管長倍於律○按大簫當二十六管其一管黃鐘二管大呂三管太簇四管夾鐘五管姑洗六管仲呂七管蕤賓八管林鐘九管變林十管夷則十一管南呂十二管變南十三管無射十四管應鐘十五管變半黃十六管半大十七管變半太十八管半夾十九管變半姑洗二十管半仲二十一管半蕤二十二管變半林二十三管半夷二十四管變半南二十五管半無二十去管變應也、編簫外束以販版博四寸横足以周管蔡邕用蠟窒其下底恐竹厚隙不均有不應律故窒蠟以便開

聲也

洞簫長二尺圍三寸徑一寸許尾上二寸開二孔徑二分半以繫緣黃鍾所起也又上二寸前開一孔徑三分太簇也又上一寸六分孔姑洗也又上寸八分孔蕤賓也又上六分孔林鐘也又上寸二分孔南呂也又上寸二分後開一孔應鐘也自後孔至吹口凡九寸六分此黃鍾之簫也大抵洞簫非古今人又棄角用變益非而開孔無法律多不應要必以三分損益求之可耳

管六孔併兩吹之 管如律長大約制則洞簫六孔併底孔則七律矣後世管加觜吗於首非古也

篪長尺四寸 圍三寸六孔併吹孔七橫左吹之自吹口至首五寸其尾上一寸二橫孔黃鍾律也

篴長二尺四寸 橫右吹之制畧如篪後世吹孔之外上出一孔而掩以葭莩亦非古也

籥三孔 其制未詳

右竹

以上考八音

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語禮樂之理則樂從天禮從地樂春夏而禮秋冬語王者之作樂則先禮定而後作樂亦主靜立人極之意也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朱子曰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然古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愚按周子一淡字最妙而弟夜栗淡也聽古樂惟恐臥亦以其淡也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非知樂者不知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

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今之雜劇類如此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感而大和爲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虞書后夔之言周公司樂之篇必非妄矣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此又兼以樂章言

程子曰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

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

張子曰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知之張子此評最妙今人以俛好求律呂而律呂不可求矣

朱子曰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尙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爲樂如孔子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巳自不識今儒者耳不辨五聲而談樂愚不知其所談何樂

樂律自黃鐘至仲呂皆屬陽自㽔賓至應鐘皆屬陰此是一個大陰陽黃鐘爲陽大呂爲陰每一陽閒一陰又是一

個小陰陽

自黃鍾至仲呂皆下生自㽔賓至應鍾皆上生按此亦用呂氏及淮南之說可見蔡西山必據史遷為說者亦太拘也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宮齒商牙角舌徵脣羽上分然非只此便了喉齒牙舌脣上亦各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個疾徐高下今按歌音合律却全不涉喉牙舌齒脣之分上只在聲之高下耳俗樂又以平上去入分四聲而徵無調共二十八調此亦非也

陳其言琴只可彈黃鍾一均此說猶可至謂琴之泛聲為

六律又謂六律爲六同則亥矣（此全不知音者）季通說但辨定七弦不用調弦皆可以彈十一宮如此則大呂以下聲聲都用按都無散聲蓋纔不按卽黃鐘宮矣亦安得許多按指邪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季通律呂新書可謂精之至矣然究竟不審於音猶有此杜撰之失今人不如季通而欲憑空去說律呂如何得有是處）

蔡西山曰昔太祖勤勞於制作而未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

鄭康成及蔡邕皆言凡律空圍九分蓋空圍中廣九分也而月令章句云徑三分何也孟康韋昭等不通律呂其言圍徑各異及黃鐘徑三分皆無足怪者　漢魏而下造律

竟不能成大率皆由徑三分之說誤之也

# 十二律上下相生之圖

子黃鐘九寸下生林鐘　無半

丑林鐘居其冲未上生太簇　半三寸不用

寅太簇八寸下生南呂　半四寸

卯南呂五寸三分居其冲酉上生姑洗　半不用

辰姑洗七寸一分下生應鐘　半三寸五分

巳應鐘四寸六分六釐居亥上生蕤賓　半不用

午蕤賓六寸二分八釐下生大呂　半三寸一分四釐

倍之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居其冲丑

未大呂四寸一分八釐三毫上生夷則　半二寸

申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下生夾鐘　半二寸七分七釐五毫

倍之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居其冲卯

酉夾鐘半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上生無射

戌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下生仲呂　半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

倍之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居其冲巳

亥仲呂半三寸二分八釐九毫二絲三忽

子　未　寅　酉　辰　亥　午　丑　申　卯　戌　巳

此據蔡西山本史遷律書法一陽一陰陽下陰上陽當位自得陰則居其冲林南應如本數大夾仲倍之則其法如此〇寸九分分九釐釐九毫毫九絲絲九忽故三分損益得無餘剩不作十分算也

# 仲呂轉生六變律之圖

仲呂全三分益一上生變黃鍾

變黃鍾八寸七分八釐一毫二絲二忽不用　下生變林鍾　一生西廿三分八釐五毫二絲一忽

變林鍾五寸八分五釐四毫一絲二忽三初　上生變太簇　生七寸八分五釐四毫六絲六初

變太簇七寸八分三釐四毫一絲四忽七初不用　下生變南　生五寸八分四釐三毫八絲六忽八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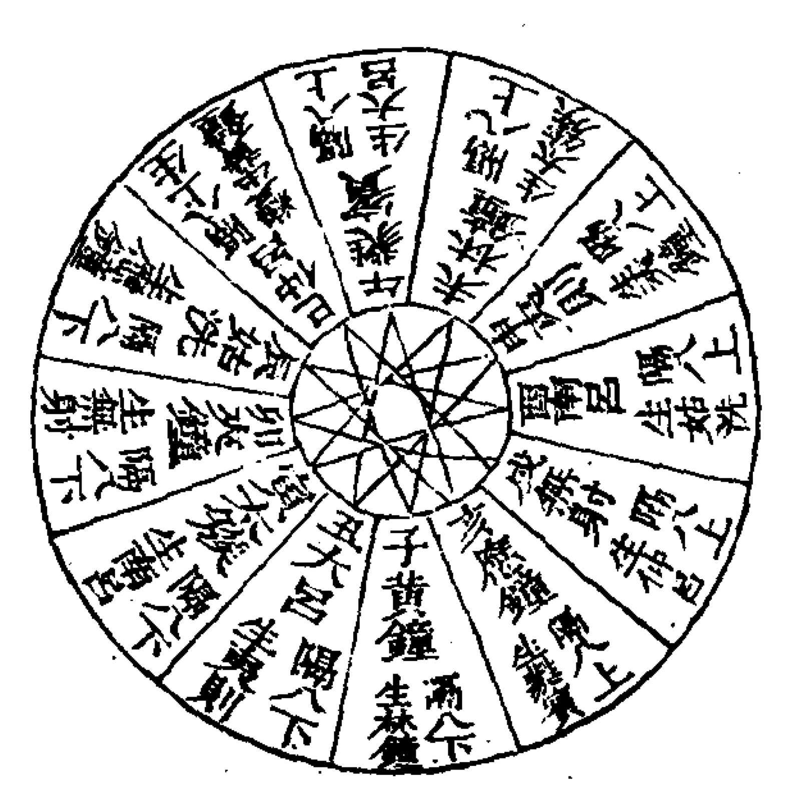
變南呂五寸二分三釐六毫一絲六初六秒　上生變姑洗　生七寸五分一釐六毫四絲五忽七秒

變姑洗七寸五分一釐一毫六絲初四秒不用　下生變應　生五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初一秒

變應鍾四寸六分九釐一毫四絲三忽六初四秒半　三分四釐一毫二絲六忽八初六秒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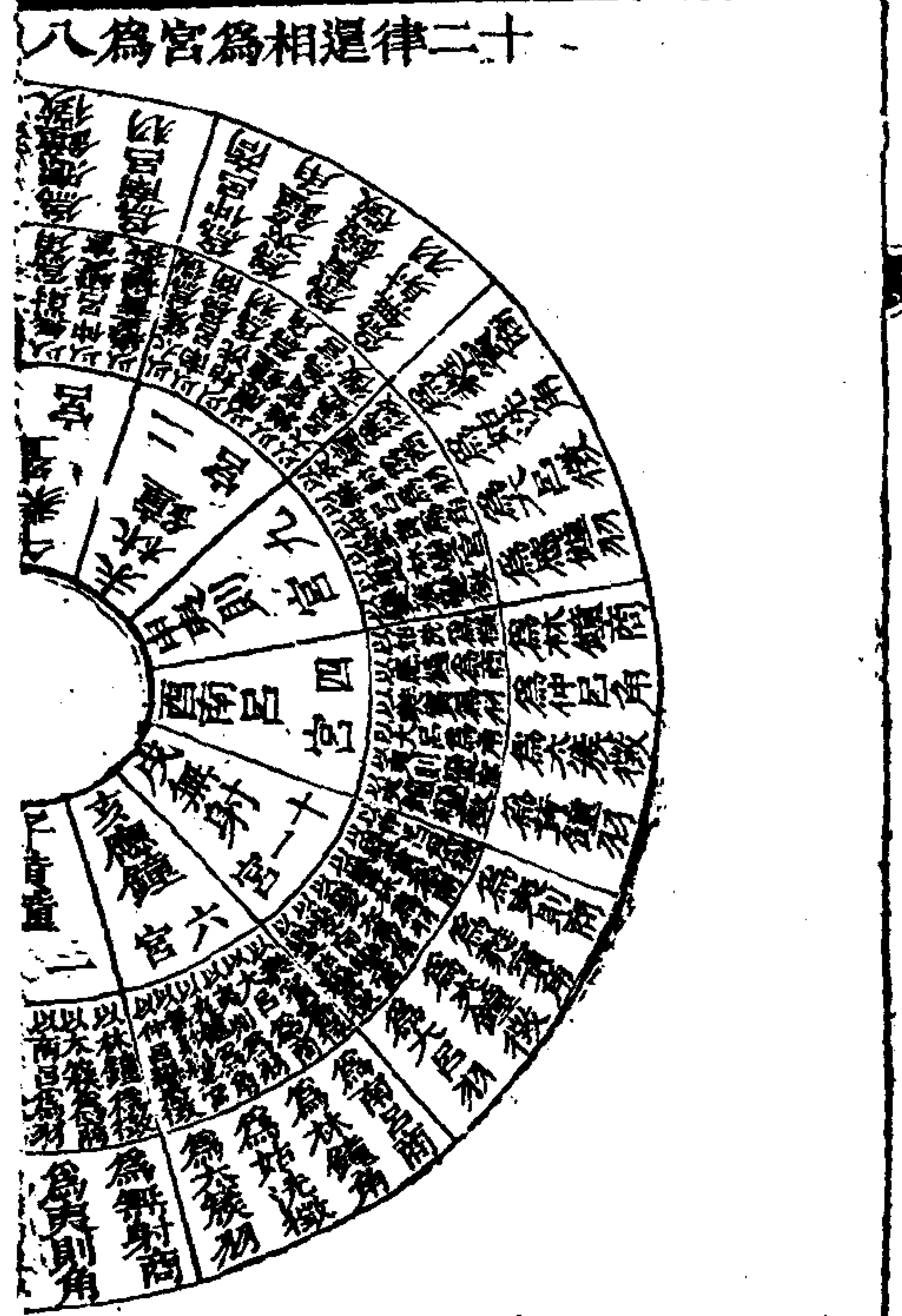
此亦據蔡西山法以仲呂轉生不及黃鍾本律之長故別爲變律而大呂夾鍾仲呂甤賓夷則無射諸宮凡七聲中有仲呂者則必用變律其音始和亦自然之數也變律止於六其餘則各有變亦無所用之故京氏之六十律爲多事也

# 律呂損益隔八相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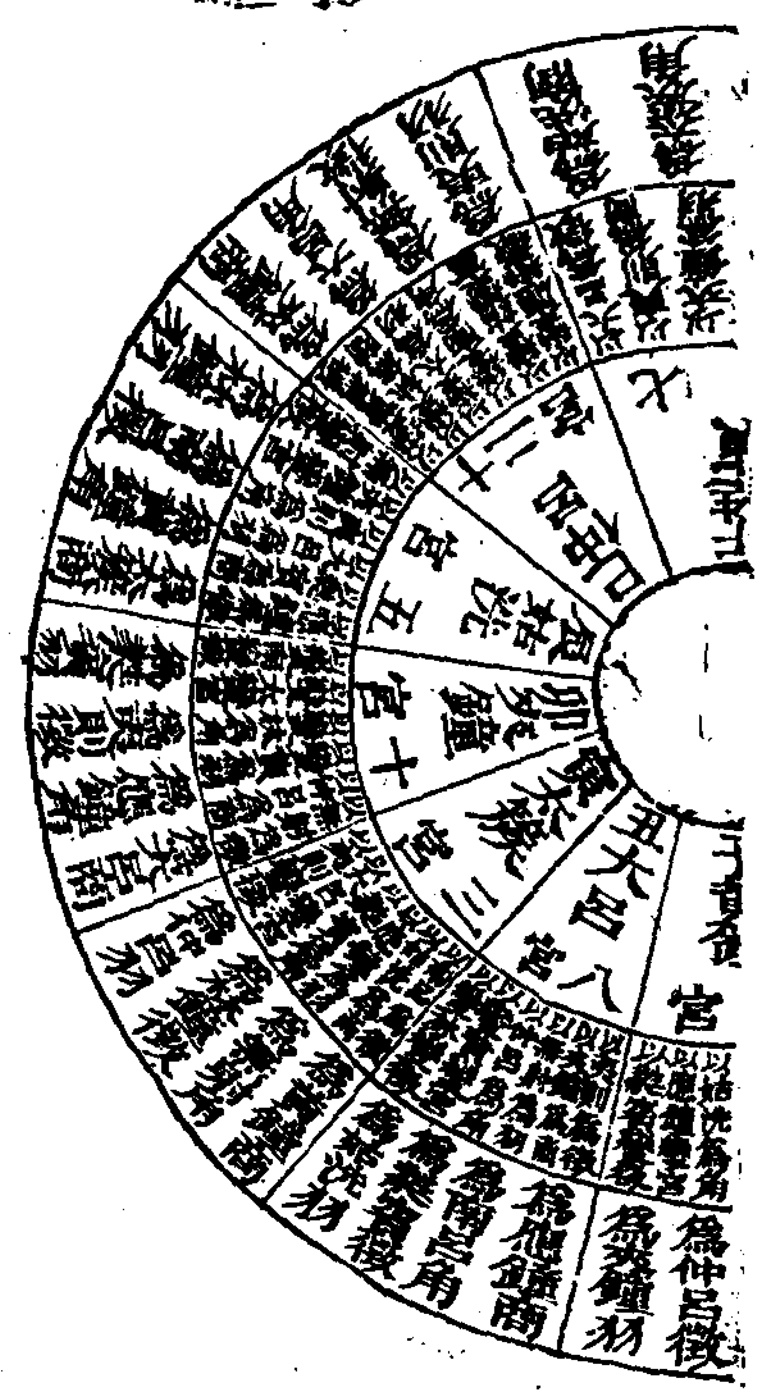



此篇隔八相生乃淮南子法與律書稍異蓋自東生西皆下生自西生東皆上生雖不順十二支之序然律呂之長短則如一也而用此法度器定聲爲捷無居衡倍數之勞云〇律呂方位亦如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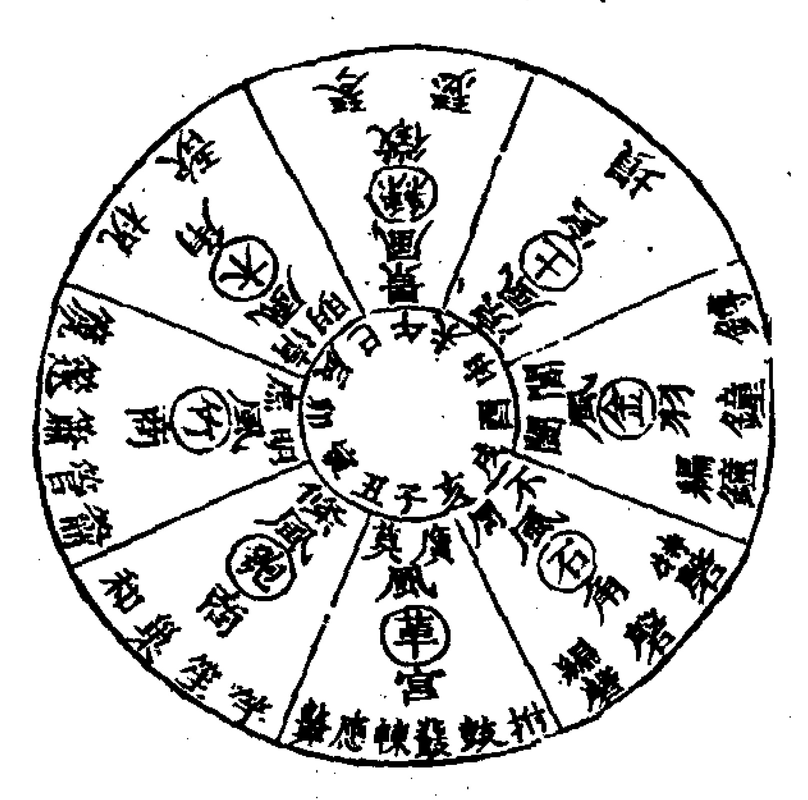
十二律還相爲宮爲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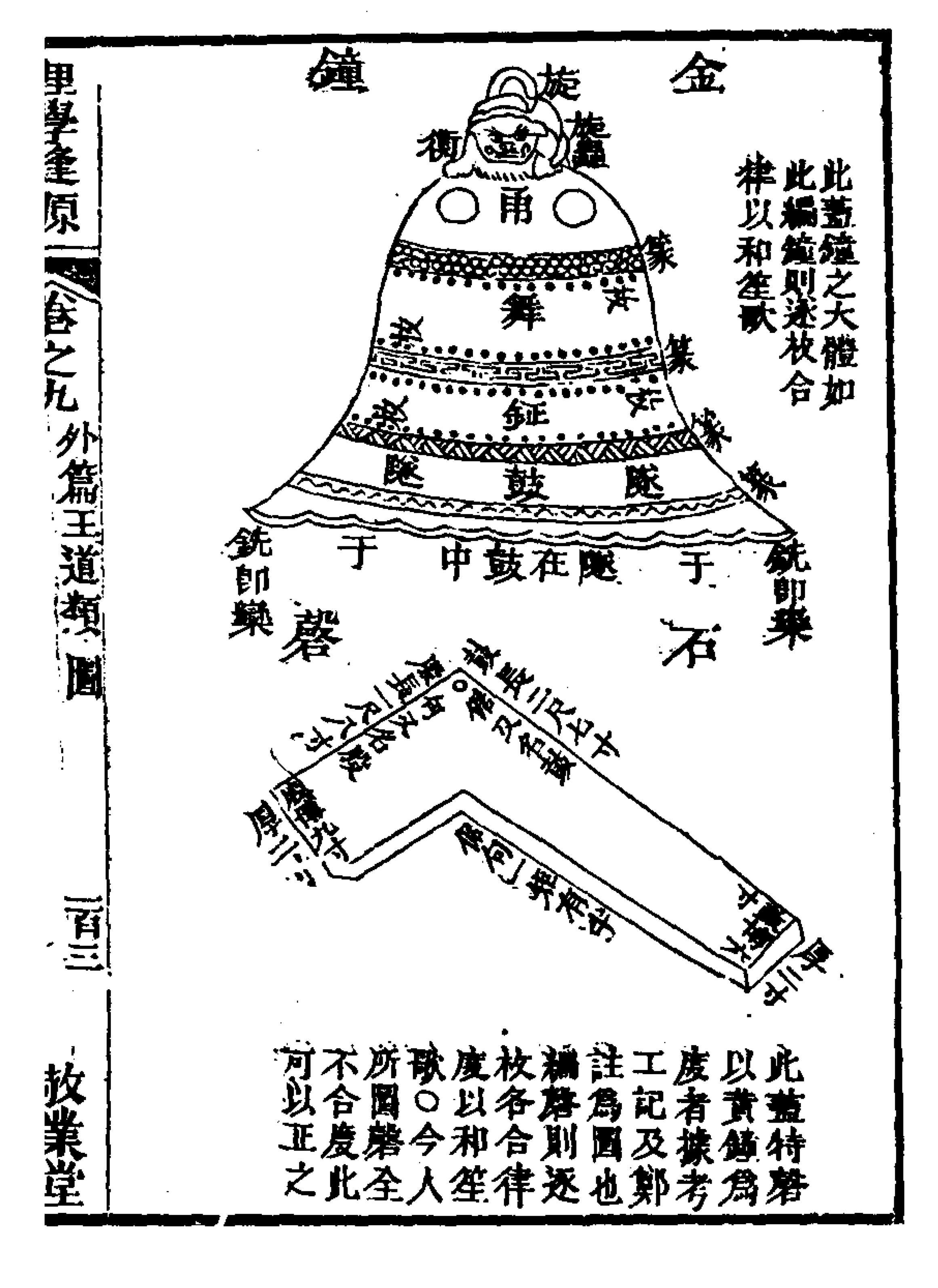
# 十四聲分六十調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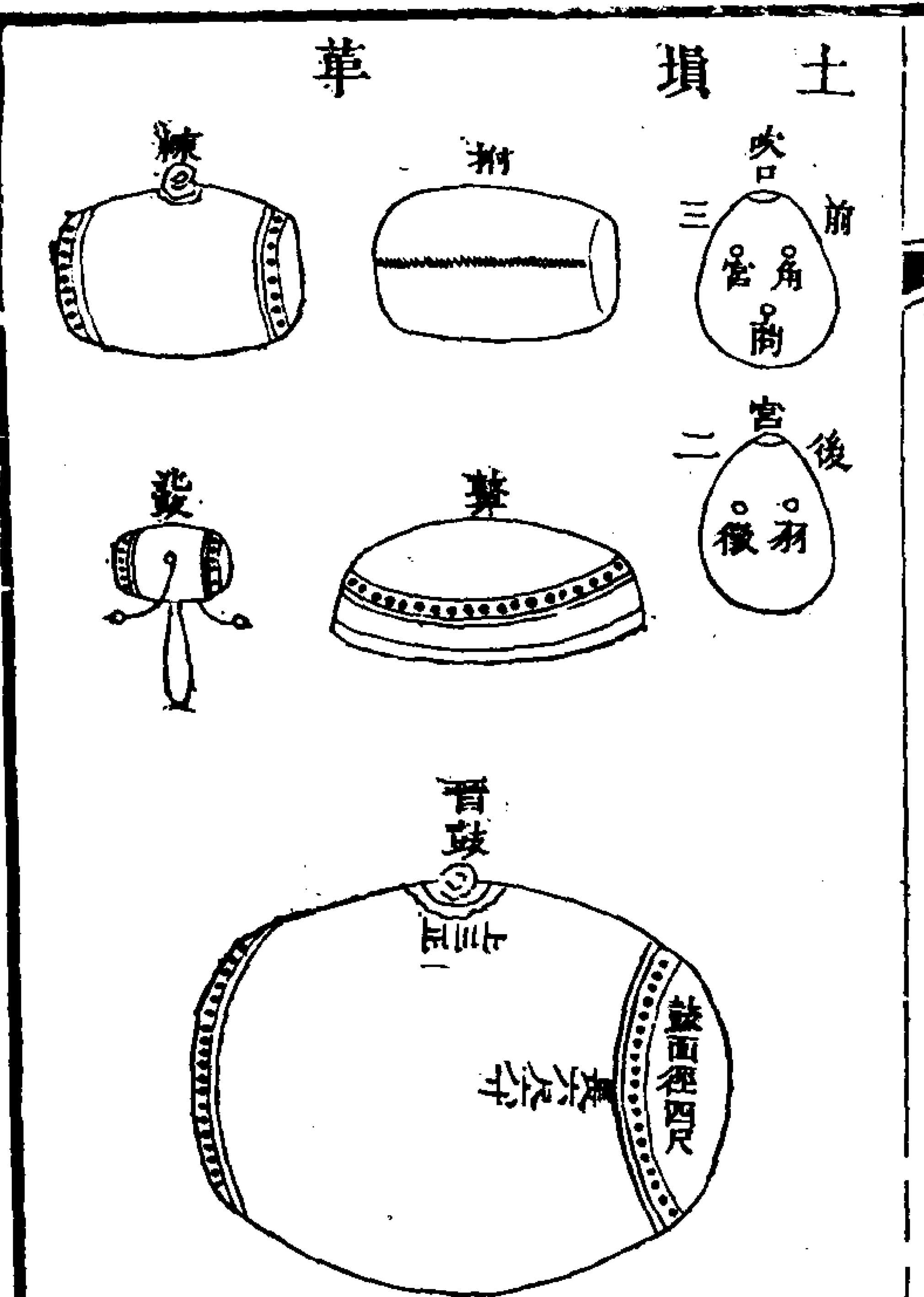


# 八音所合以宣八風圖




八音以宣八風只以氣類所屬為言非如十二律之應月也八音各具五聲惟革木不然乃止用之節樂及合止其餘則各成音調先儒謂磬聲屬角難和此又以八音各有所近言非謂便專是角音也


金鐘
旋
旋蟲
衡
甬
此蓋鐘之大體如
此編鐘則遞枚合
律以和笙歌
舞
鉦
隧
鼓
隧
銑
于
中鼓在隧
于
銑
石磬
此蓋特磬
以黃鍾為
度者據考
工記及鄭
註為圖也
編磬則遞
枚各合律
度以和笙
歌○今人
所圖磬全
不合度此
可以正之



土　塤　革
前
三
宮
角
商
後
二
徵
羽
晉鼓
鼓面徑四尺

琴面式

尾
冠角
腰
肩
承
定

琴背式

通長三尺九寸六分
托尾
厚六分
厚七分
鳳沼
厚一寸三分
雁足
雁足
龍池
厚七分
厚一寸一分
定
厚九分

# 琴弦合律之法

徽

大 太 夾 姑 仲 蕤 林 夷 南 無 應 黃 太 姑 仲 蕤 林 南 應 黃 泛 〻 泛

合 四 上 勾 尺 工 凡 合 四 上 勾 尺 工 凡 六 乙 尺 六

四 乙 勾 尺 工 合 四 乙 尺 工 六 五 尺 工 五

乙 勾 尺 工 凡 合 四 乙 緊 工 凡 六 五 乙 工 六 乙

尺 工 凡 合 四 乙 勾 尺 工 凡 六 五 乙 勾 尺 六 五 尺

工 合 四 乙 勾 尺 工 緊 五 乙 尺 工 五 乙 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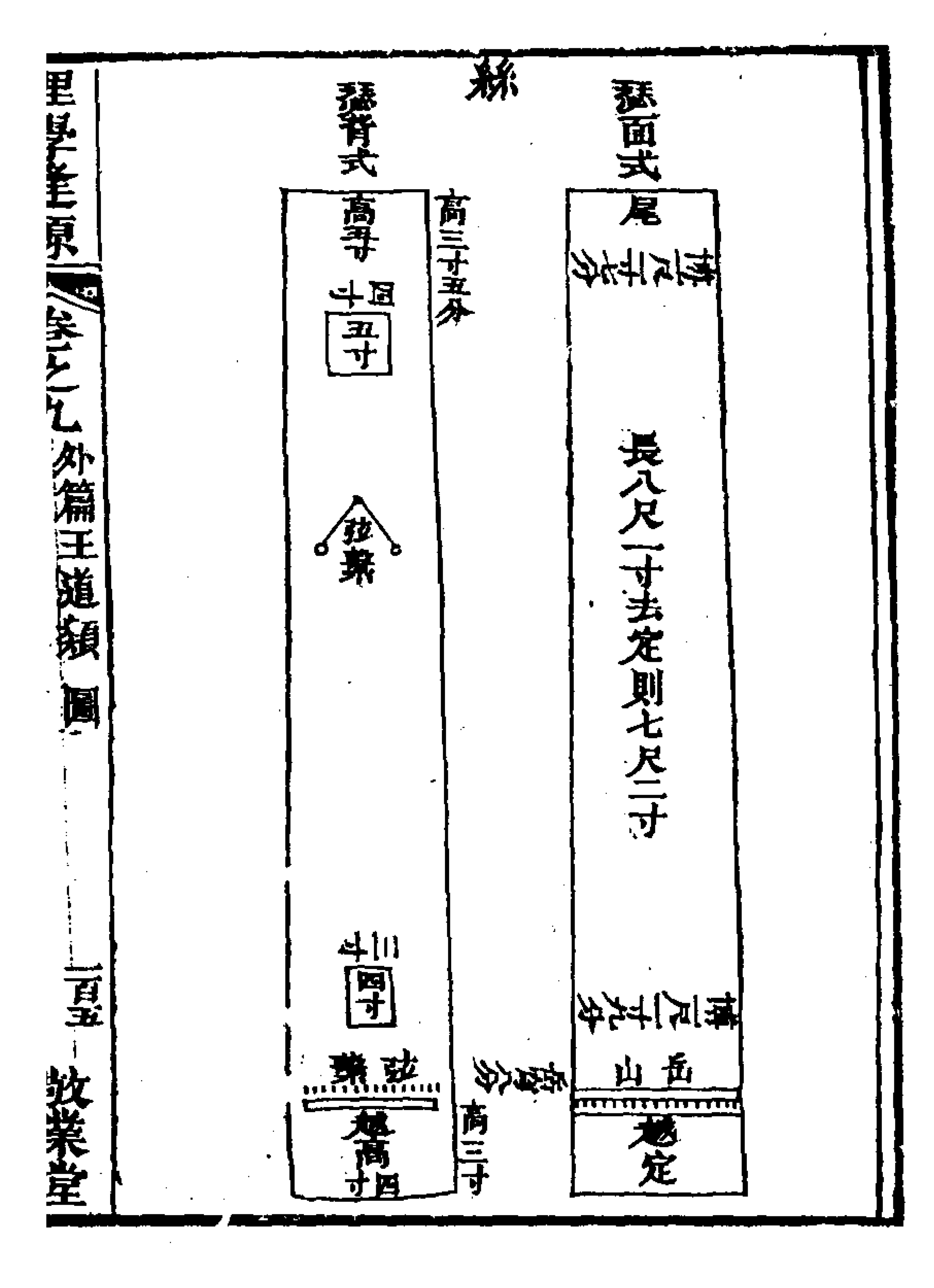
合 四 乙 上 尺 工 凡 六 五 乙 上 勾 尺 工 凡 六 乙 尺 六

四 乙 勾 尺 工 凡 六 五 乙 勾 尺 工 凡 六 五 尺 工 五

商二徵 商三徵 商四徵 泛按同 泛按同 泛按清 泛按清

岳 山 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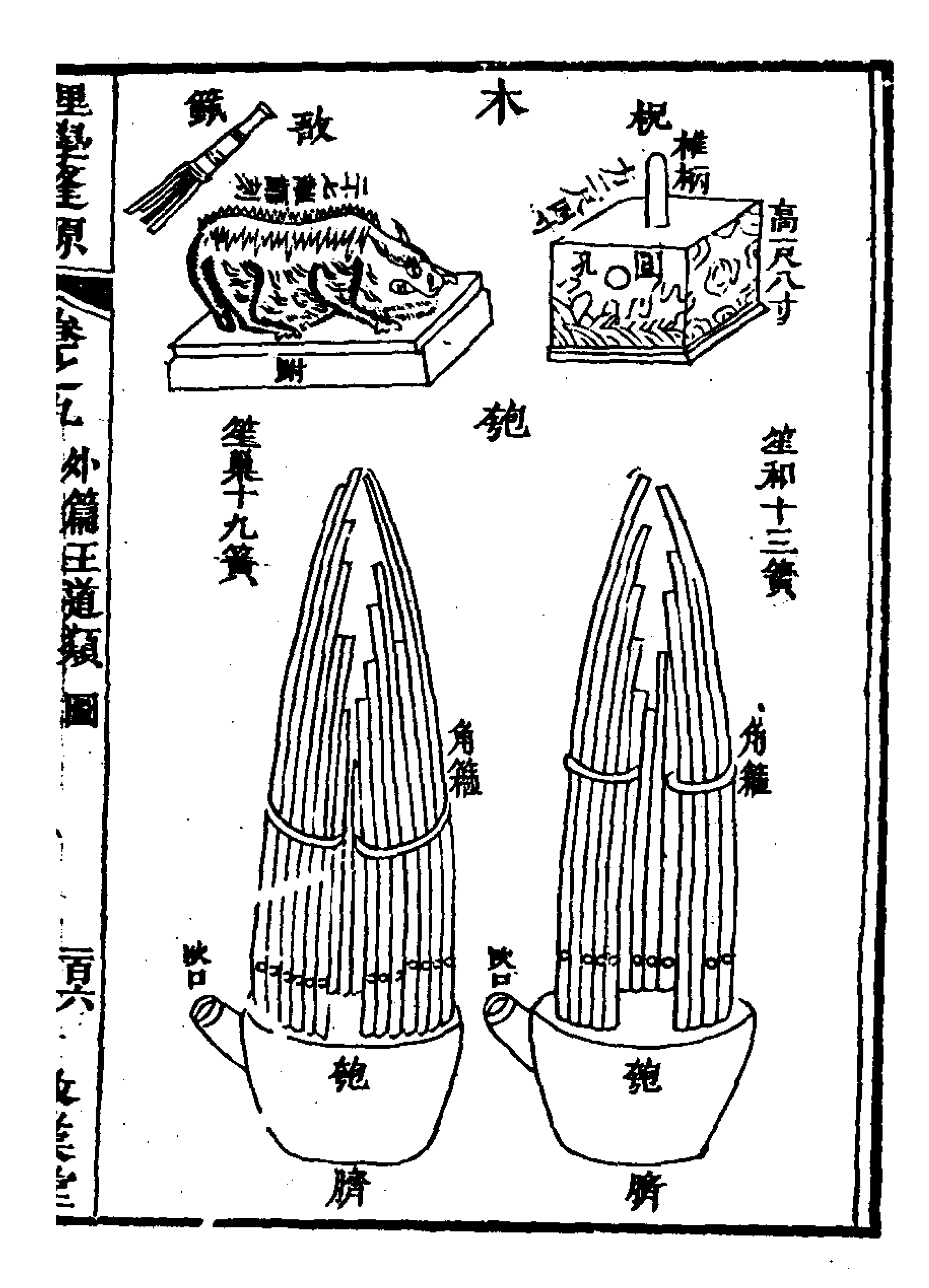
此圖第三弦以姑洗定琴調所謂復古調也今人以仲呂定第三弦非矣○此譜比今正調慢三弦即合


絲
琴面式
尾
長八尺一寸去定則七尺二寸
岳山
琴背式
高三寸五分
五寸
四寸
高三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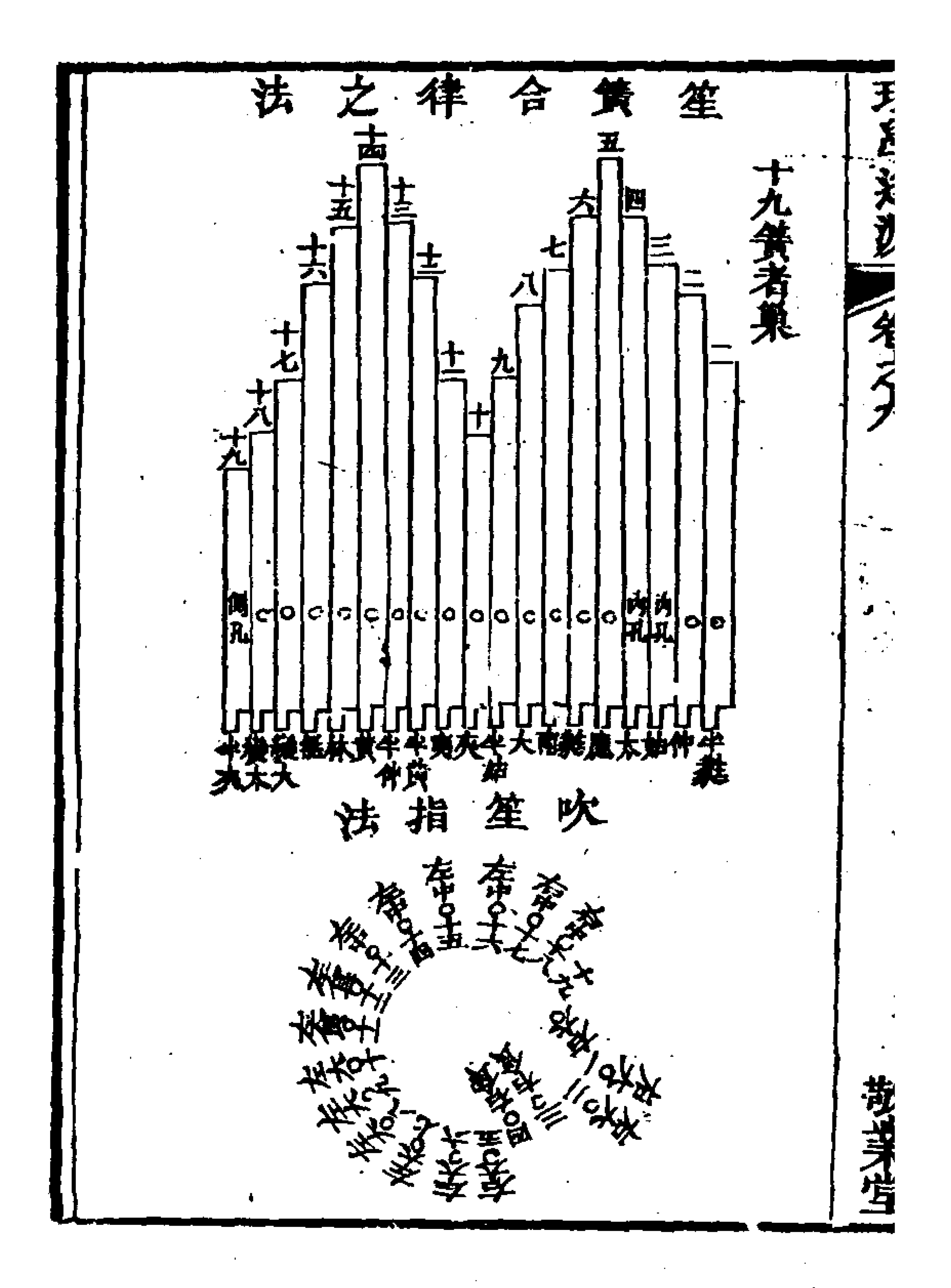
# 瑟柱合律之法



琴徽有定故以軫漫其弦以合徽瑟無徽無軫弦有緩急不和則游移其柱以和之瑟用八倍黃鐘之數　柱閒之馬



木
柷
椎柄
高一尺八寸
圓孔
敔
籈
跗
匏
笙巢十九簧
笙和十三簧
角箍
角箍
匏
匏
臍
臍
外篇王道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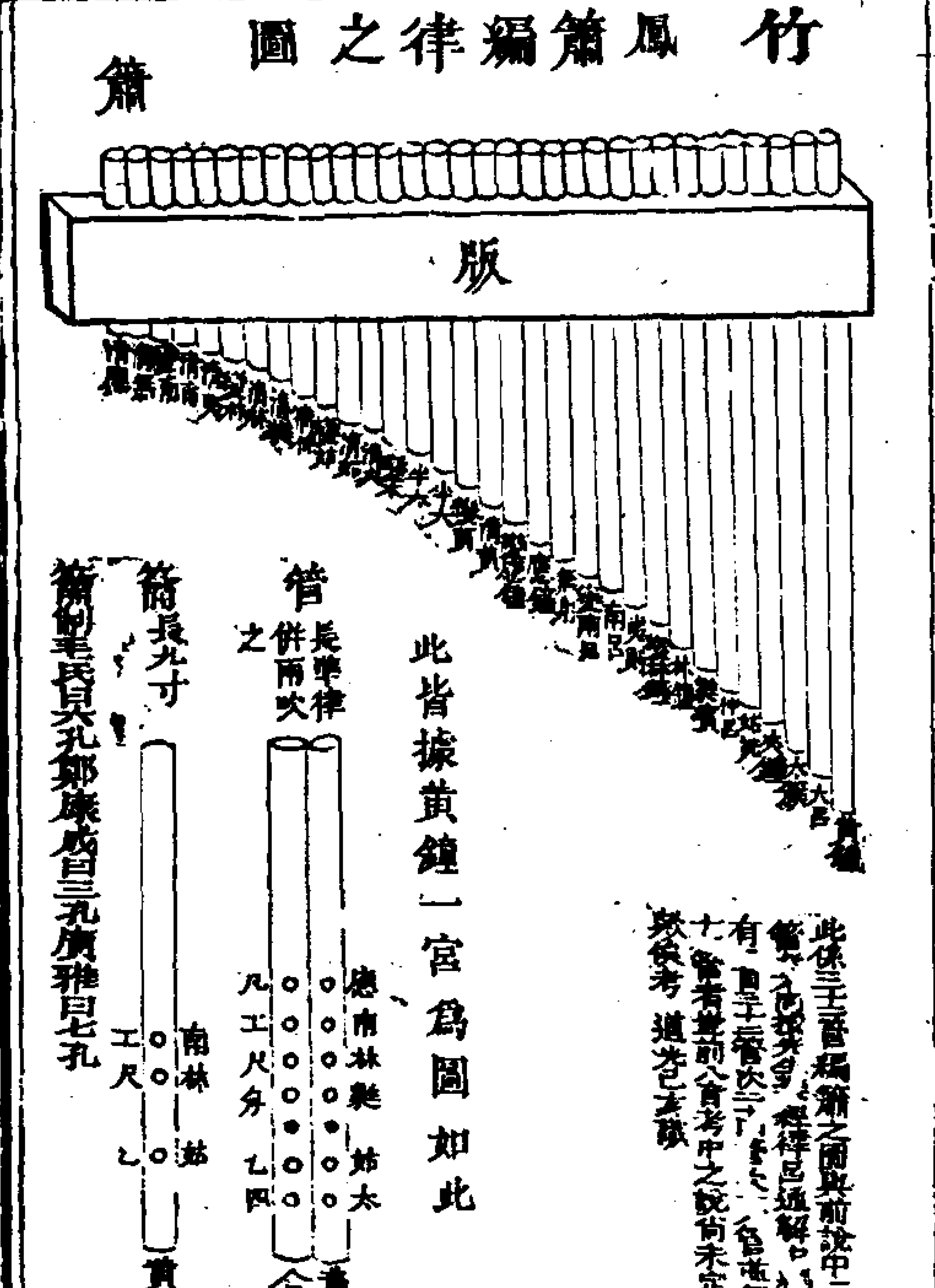

笙簧合律之法
十九簧者巢
吹笙指法

## 笙簧合律之法

十三簧者和



## 吹笙指法



竹鳳簫編律之圖
簫
版
此皆據黃鐘一宮爲圖如此
管
併兩吹之
篴例毛氏曰六孔鄭康成曰三孔廣雅曰七孔

竹

洞簫

吹 長二尺

應凡
角工
林尺
蕤上
姑乙
太四
黄合

篪有六孔七孔八孔之異此圖從七孔者

篪 長一尺四寸 横左吹之

塞

黄合
底孔
開陽尾
閉陰尾

篴 長二尺四寸 横右吹之

此皆據黄鐘一宮爲圖

邑後學董廣颺纘承
汪立中品端
余最貴
余龍光凜雲　重校

邑後學俞鈞峻西同校開梓

卷之九終